

目

440

8676

部 = 7



集部別集類

悉日精廬藏書志

卷三十 卷三十一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三十

集部

別集類

徐公文集三十卷

舊抄校宋本

**宋**東海徐鉉撰

後附行狀墓誌銘

李昉撰

李至等祭文挽

詞

胡克順進表曰臣克順言伏以德必有言見稱於君子文  
之行遠用示於方來矧逢熙盛之期茂闡欽明之化臣克  
順誠惶誠懼頓首頓首伏念臣本惟寒族偶襲緒風幼服  
佩於義方長陶烝於孝治築室百堵介處於下鄉教子一  
經敢隳於素業旌閭雖慙於往事賜書豈謝於古人家藏  
稍多耳剽亦久竊見故散騎常侍徐鉉傑出江表夙負重

精廬

愛日精廬藏書

愛日精廬藏書



名逮事天朝薦升近列特受先皇之顧遇頗爲後進之宗  
師文律高深學術精博辭惟尙要思在無邪克著一家之  
言蓋處諸公之右淳化之歲被病考終生嗟伯道之孤沒  
慮若敖之餒而臣頃在場屋獲造門牆情篤鄉閭禮鈞甥  
姪永惟感舊適值送終臣家乃具扁舟載其靈柩直抵豫  
章之郡卜葬西山之阿一掩佳城久荒宿草雖歲時靡輟  
爲修黃石之祠而翰墨罕存難訪茂陵之札每思編緝尤  
懼舛譌數年前故參知政事陳彭年因臣屢言成臣夙志  
假以全本并茲冠篇乃募工人摹形鏤板竹簡更寫無媿  
於前修緜几迴觀願留於睿覽伏望崇文廣武感天尊道  
應真祐德上聖欽明仁孝皇帝陛下清衷軫念鴻霈延慈  
稍迴虞舜之綸恩乙東方之牘淪恩至厚俾朽骨以重榮

皇範長新耀遺編而增煥豈惟疎賤獨荷照臨其新印徐  
鉉文集兩部計六十卷其一十二冊謹隨表上進干冒宸  
嚴臣無任戰汗激切屏營之至臣克順誠惶誠懼頓首頓  
首謹言天禧元年十一月日三司戶部判官朝散大夫行  
尚書都官員外郎上護軍臣胡克順上表

陳彭年序曰昔姬昌旣沒文不在於茲乎韓起有言禮盡  
見於魯矣故尼丘降異以產民宗闕里垂言用爲人極自  
哲人一往作者多岐則有孟子制其橫流荀卿平其亂轍  
戰國之際百氏沸騰嬴秦之餘六經煨燼菁華欲竭俎豆  
無歸故賈生談仁義於前楊子宗詩書於後魏晉名士咸  
重元言梁隋諸公始興宮體茲風一扇踰數百年唐氏僞  
又爲多比百王而雖盛文章所尙方三古而終殊於是韓



吏部獨正其非柳柳州輔成其事千齡旦暮斯豈誣哉俾  
大道之將行故由天意幸斯文之未喪亦繫人謀其有道  
冠人倫才爲世表令名不泯百代攸宗今復見之徐公矣  
公諱鉉字鼎臣其先會稽人也鄰幾之姿生民之秀滄溟  
沃日流作言泉建木干星植爲行囿英才茂德光暎於前  
修懿範清規儀形於來者弄璋之始屬唐室之多虞佩觿  
之初值揚都之建號公文辭濬發不類幼童識量淹通已  
成大器彈冠入仕方居終賈之年佩玉登朝卽就嚴徐之  
列沿江東內禪文物初興廊廟之珍獨當其任搢紳之望  
無出其先漢之賢臣蔡邕歷三臺之選魏之俊士索靖馳  
二妙之名若乃毛玠之公清汲黯之正直王倫之知禮張  
華之博物鄭當時之下士山巨源之薦賢以公方之綽有

餘裕故得觀孔光之樹久奉樞機寓荀勗之池常參獻替  
雖具瞻之重猶未正名而乃眷之殊已同彼相及樓船南  
伐青蓋東來遂於艱虞之辰克盡始終之節夫章臺之壁  
早屬秦求方城之材果爲晉用太祖讀豫州之檄不責其  
非今上聽上林之文屢言其美由是甘泉柏殿重奉宸游  
瑣闥貂冠更膺王獎天公墓義如見古人名德在時目爲  
耆老李膺交友不異神仙許劭言談是名月旦雖來於江  
左魯公於是贈詩寓彼漢中武侯以之下拜無以踰也及  
運逢消長道或盈虛辭通籍之簪纓陪外藩之樽俎語鬼  
神之事歸宣室而未期留封禪之書卧茂陵而長往嗚呼  
惟公稟中和之氣挺傑出之才風雨而不迷雪霜而不變  
瞻其潔白如珪如璋聽其風聲如蘭如蕙自成人之始至



從心之年險阻艱難所經多矣功名富貴皆自致之至若  
平仲事君一心無改展禽秉直三黜彌光百行立身世談  
其盡善片言違道人知其不爲豈但王佐之才獲稱於士  
季公卿之量見賞於林宗乎其有立言之旨學古之功究  
乎天人窮乎性命文房逸勢楚國之三休筆陣雄風宋人  
之九拒昔者洞簫之賦誦之者後宮劍閣之銘刊之者明  
詔賈誼過秦之作史臣置於篇中王融曲水之辭鄰使求  
於座上蔡中郎之所自許則有太丘之碑潘黃門之所用  
工獨是荊州之誅公並窮其淵藪仍在上游掇其英華更  
多餘力雖絲黃金石無以均其雅黼黻元黃不足方其麗  
草太元之客徒欲載金述十意之人自將焚藁豈獨語其  
篇什宜升洙泗之堂畫彼形容當在靈均之廟者哉矧復

六書之藝少而留心二篆之蹤老而盡妙研精不捨常惜  
寸陰尺牘所傳有同珍寶聖上方欲恢千年之洪業蒼上  
帝之耿光朝諸侯而東巡祀介丘而降禪若乃以秦丞相  
之健筆兼漢郎將之雄文銘此成功垂之不朽求之輿議  
公卽其人斯志未終大年行盡殲良之痛其可已乎公江  
南文藁撰集未終一經亂離所存無幾公自勒成二十卷  
及歸中國人直禁林制詔表章多不留草其餘存者子壻  
尙書水部員外郎吳君淑編爲十卷通成三十卷所撰質  
論稽神錄奉詔撰江南錄修許慎說文並別爲一家不列  
於此彭年越在幼年卽承訓導通家之舊與文舉以攸同  
入室之知方子淵而豈異感生平而永嘆報德無階痛音  
問之長違殞身莫贖聊存摭實用以冠篇時淳化四年七



月序

徐公既沒門人等論次其文爲三十卷曩祕閣吳正儀今翰林穎川公並爲之序論之詳矣都官員外郎胡君克順通才博雅樂善好賢早遊騎省之門深蒙鄉里之眷寶茲遺集積有歲時鏤板流行庶傳悠久因以丞相趙郡文貞公鄧帥隴西公所作墓誌挽詠等列於左次用垂茂實俾題於後以記厥由大中祥符九年八月太常丞集賢校理晏殊序

騎省徐公文集三十卷天禧間尙書都官員外郎胡君克順編錄刊行且奉表上進章聖皇帝降詔獎諭參知政事陳公彭年爲之序引丞相晏元獻公復爲後序騎省在江南有重名仕天朝爲近侍以文翰忠直在當時諸公先既

沒丞相趙郡李文正公實誌其墓所以稱述推尊之者甚至距今且二百年其英名偉節得以不泯而爲後學法者繁文集是賴年世遠兵火中厄鮮有存者偶得善本使公庫鏤版以傳紹興十九年十一月十日右朝議大夫充敷文閣待制知明州軍州事提舉學事賜紫金魚袋徐琛跋

周氏手跋曰嘉慶十三年以影宋鈔本校十六卷十七卷內缺兩半葉賴影宋本補全其餘訛脫亦多校補以是知名鈔之可寶僅下宋本一等耳香巖居士周仲漣錫瓚記

咸平集三十卷

抄本

**宋**京兆田錫著

前有墓誌銘

范仲淹撰

神道碑陰

司馬溫公撰

蘇軾奏議集序



笑張詠撰

郭森卿序曰故禮部尚書忠定張公以直道事太宗眞宗雖不登相位而眷倚特隆天下誦其事業而鮮有知其文者今觀其文大抵脫去翰墨畦逕無屬辭綴文之迹而磊磊落落實大於四國國初踵五季文氣之陋柳仲塗穆伯長輩力爲古文以振之公初不聞切磨於此而當時老於文學者稱其秉筆爲文有三代風蓋其光明碩大之學尊王庇民之道莫華發外而經奇典雅得於天韻之自然殆非言語文字之學所能到也崇陽本公遺民也後之君子欲誦其詩讀其書將於是乎取而無傳焉可乎森卿初至邑會舊尹三山陳侯樸授一編書乃公遺文欲刊之縣齋

而未果屬使成之讀其歌詩有古樂府風氣律句得唐人體若聲賦之作又其傑然雄偉者因揭以冠編首或者以小英歌等不類公作然其詞艷而不流政自不害爲宋廣平梅花賦耳語錄舊傳有三卷今採摭傳記僅爲一卷以附焉遺事所載未備輒以所聞增廣又於石刻中增收詩八篇好事者有爲公年譜亦加刪次別爲一卷尙論其世者宜有取爾舊本得之通城楊君津家凡十卷今爲十二卷其會粹訂證實屬之尉曹孫君惟寅而使學生存中參焉外有韓魏公所作神道碑內翰王公送公宰崇陽序李巽巖祠堂記項平庵北峯亭記此其人皆知公之深者爰並錄之覽者得其詳焉



宋王禹偁集

沈虞卿序後附紙墨工價及校正監雕造

銜名八行卷十二至卷十六卷十八至卷二十四宋紹興  
刊本餘俱舊抄本舊抄本板心有吾研齋補抄五字

自序 咸平三年

沈虞卿鏤板序 紹興丁卯

謝肇淛跋 萬曆庚戌

王黃州小畜外集殘本七卷 舊抄本

宋王禹偁集

原三十卷今存卷七至卷十三凡七卷又

卷六末葉一葉

蘇頌序曰或謂言不若功功不若德是不然也夫見于行  
事之謂德推以及物之謂功二者立矣非言無以述之無  
述則後世不可見而君子之道幾乎熄矣是以紀事述志

必資于言較于事爲其實一也自昔能言之類世不之賢  
若以德與功偕文備于道嘉謨說論見信于時主遺風餘  
烈不泯于將來有若故翰林學士尚書刑部郎中贈禮部  
尚書鉅野王公者幾希矣公諱禹偁字元之生知好學九  
歲能詩與郡從事故相畢文簡公爲唱酬之友及策名從  
事中書令趙韓王薦其文章太宗皇帝旣已知名命召試  
中書宸筆賜題詔臣寮和御製雪詩序卷篇稱善自大理  
評事擢右拾遺直史館賜緋衣犀帶以寵異之端拱二年  
親試貢士俾公面賦長歌上覽而喜曰此不踰年月當遍  
天下一日侍燕瓊林宣至膝前願謂宰相曰王某一朝名  
士獨步當代異日垂名不朽矣公嘗謂遭知己之主非盡  
言無以報稱故自登文館至涉禁林知無不爲入則以告



兩朝獻替一節始終由是聖君以忠亮報之士論以公卿屬之然而矜抱冲夷鋒氣高邁直躬行已不爲時屈上知其然使宰執喻旨或以容物而憤懣所激不能自己三坐在官皆以直道因作三都賦以見志有不屈于道百謫何虧之句此其見于行事之深切者也雍熙中林胡內侵邊警未艾公援漢文君單于事勸上內修德而外任人若勞民以事邊則寇在內而不在外矣于時京畿旱亢奏省乘輿服御暨紫雲工巧之技第減百官月俸願以已先稍贖尸素之罪章聖時應直言詔亦以通和好赦繼遷爲請復議減冗兵併冗吏以寬租賦親大臣遠小臣以重國體艱難選舉以清士流澄汰僧尼以除民蠹增州郡武備以防窺竊推天官洪範以弭災變皆切于時宜有裨朝論未幾

臨潢講和平夏封策息民罷兵省費除弊多公先識之所啟發此其推以及物之著明也前後三直西掖一入翰林辭詰深純得裁成制置之體冊命莊重兼典謨訓誥之文端拱箴切劇上躬待漏記規警時宰上三賢疏推原前代之失不異方今請東封賦前知盛德之事必行聖代論議書敘理極精微詩誦贊誦義專比興雖在燕閑或罹憂患凡有論議未嘗空言此其紀事述志之尤最者也惟公道直行果旣如彼主知人望又如此若天假之年久于是位則經國致君之業必大施于當時豈待言而後顯惜乎壽不及知命官止于省郎卒不得究其懷蘊此所以發而爲文章著見于後者也公之亡也天子悼嘆賻家恤後恩踰常比嗣子加言擢祥符進士上以詞臣之裔特遷大理評



事以祿其親曾孫芬第皇祐甲科以免解法當降等仁宗  
閱卷首見公名嘉其有後特賜元第未幾考課上猶記前  
事命加秩一級今爲朝議大夫集賢校理諸王府翊善茲  
以見文學行義足以垂裕後昆則夫臧孫不朽之言信于  
是矣公之屬稿晚年手自編綴集爲三十卷命名小畜蓋  
取易之懿文德而欲已之集大成也後集詩三卷奏議集  
三卷承明集十卷五代史闕文一卷並行于世而遺編墜  
簡尚多散落集賢君購尋哀類又得詩賦碑誌論議表著  
凡三十卷目曰小畜外集因其名所以成先志也謂僕常  
學舊史前言往行多得其詳見諮序引入不獲辭竊謂文  
章末流由唐季涉五代氣格摧弱倫于鄙俚國初屢有作  
者留意變風而習尚難移未能復雅至公特起力振斯文  
根源于六經枝派于百氏斥浮僞去陳言作而述之一變  
于道後之秉筆之士學聖人之言由藩牆而踐突奧繫公  
爲之司馬也集賢君力學名家克大門伐振其絕業傳于  
無窮又足以繼紀事善述之美也不其韙歟

河南穆先生集三卷附錄一卷

舊抄本

**宋**穆修伯長著

世不知古文已獨爲之是儒之特立者也吾見三人矣董  
生當秦滅學之後明孔氏之術道曾子之言其文甚近古  
也雖同時若嚴助教臯謂應義理子長相如博辨無極亦  
自爲其文而已未始識董生之用心由東京以後歷魏晉  
五代而文益衰至唐昌黎公始知尊孔氏貴王賤伯大變  
而古李翱皇甫湜從而和之然其後亦無傳焉唐衰更五



季其獎又甚至我朝乃或推孫丁楊劉爲文詞之雄是時  
穆參軍伯長獨不以爲然實始爲古文在尹師魯蘇子美  
歐陽永叔之先自爾以來學者益以光大非止求夫文之  
近于古而已蓋異端旣闢則必以聖人爲師不專注疏則  
必以經旨爲歸學均爲已一變至道邈其承傳爰有端緒  
口口云銀闕闢書雋與有力焉愚嘗評穆參軍之復古以  
爲不在董生昌黎之下永州之學教授宜春歐陽棣得參  
軍之文于其從孫化州使君淮俾零陵鄉貢進士張淡吳  
倫校之不鄙謂愚可紀歲月深惟會友輔仁之義有不得  
而辭者輒書其後大不自量淳熙丁未孟秋旣望衡陽假  
守臨江劉清之謹題

東觀集十卷

舊抄本

宋魏野仲先撰

文勝質則史質勝文則野夫詩之作不與文偕大率情根  
於意言發乎情點而化之流爲章句且綺靡者不以煙火  
爲尚風雅者不以金石爲多但務其陳古刺今去邪守正  
而已非所謂者雖懷質文之宏辨負博勝之逸才故未能  
臻極于淵闕矣鉅鹿魏野字仲先甘棠東郭人也秉心孤  
高植性冲淡視浮榮如脫屣輕寵利若鴻毛友義朋仁世  
稀與比自州及長善於詩筆每敘事感發見景立言非規  
方體圓動能破的故人之美惡物之形態時之興替事之  
特變遇事激發則可千里之外而應之舊有草堂集行在  
人間傳諸海外真可謂一代之名流詎俾乎逸才宏辨者  
知也大中祥符中先皇帝展祀汾陰誕由分陝法輅所幸



博采隱淪是時首被溫詔遜避不起其介介也如此余與之交越三十年凡遇景遣興迭爲訓唱每簡遞往還則馳無遠通天禧己未歲冬余尹正京洛許造公居豈謂未及其期而隨物化去天子聞之乃震悼制贈秘書省著作郎仍錫之賻幣蠲以公徭其光遁也又如此今歲之春余忝綏益部載歷郤陰憩止之辰追訪郊墅噫巖亭索寞淒涼此時竹樹菁葱依稀舊日奈伊人之既往而流風之如有令息閑尤增素尚綽有父風能琴外亦酷於二雅出先君所著新舊詩四百篇除零落外以其國風教化諷刺歌頌比與緣情者混而編凡其詩之所觀者彙爲七卷求其序述欲使乎先君之道之行彬蔚而不泯耳余既往知生不當推讓耶陳梗概用布之於編首漢書班固引著作局

爲東觀因取諸贈典故命之曰鉅鹿東觀集時天聖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樞密直學士知益州苑兵馬鈐轄薛田述

范文正公集二十卷別集四卷附遺文

元天曆刊本

宋范仲淹撰

蘇氏序後有天曆戊辰改元褒賢世家重

刻于家塾歲寒堂篆文木記

蘇軾序

元祐四年

俞翊跋

乾道丁亥

綦煥跋

淳熙丙午

河南先生文集二十七卷

抄本

宋尹洙撰

范仲淹序



鐔津文集二十二卷 明宏治刊本

**宋**藤州鐔津東山沙門契嵩撰

陳舜俞鐔津明教大師行業記

沙門如香引 宏治十二年

廣源重刊後敘 宏治十二年

蘇魏公文集七十二卷 抄本

**宋**蘇頌撰

所貴於文者以能明當世之務達群倫之情使千載之下  
讀之者如出乎其時如見其人也若夫善立言者不然文  
雖同乎人而其所以爲文有非人之所得而同者孟子七  
篇之書敘戰國諸侯之事與夫梁齊君臣之語其辭極于  
辯博若無以異乎戰國之文也楊子之書數萬言言秦漢

之際爲最詳簡雅而宏深若無以異乎西漢之文也至其  
推性命之隱發天人之微粹然一歸于正使學者師用比  
之六經則當時所謂儀秦犀首谷永杜欽輩豈惟無以望  
其門牆殆冠履之不侔也宋興百餘年文章之變屢矣楊  
文公倡之于前歐陽文忠公繼之于後至元豐元祐間斯  
文幾于古而無遺恨矣蓋我宋極盛之時也于是大丞相  
魏國蘇公出焉公以博學洽聞名重天下者五十餘年卒  
用儒宗位宰相一時高文大冊悉出其手故自熙寧以來  
國家大號令朝廷大議論莫不於公文見之然公事四帝  
以名節始終其見于文者豈空言哉論政之得失則闕陳  
反覆而極于忠論民之利病則爰據該詳而本于恕有所  
不言則已旣言于上矣舉天下榮辱是非莫能移其所守



可謂大臣以道事君者也若其講明經術之要練達朝廷之儀下至百家九流律歷占技之書無不探其源綜其妙者在公特餘事耳此所以一語言一章句皆足以垂世立教革澆淨而已媮薄與軻雄之書百世相望而非當時翰墨名家者所能彷彿也公元豐中受詔爲華夷魯衛錄書成序之以獻神宗讀之曰序卦文也今攷其書信然則公之他文可知矣公沒四十年公之子携始克輯公遺文得詩若干內外制若干表疏奏章誌銘雜說若干使藻與觀焉藻少習公文以不獲拜公爲恨者也今乃盡得其書讀之可謂幸矣故 識其端而歸其書蘇氏紹興九年三月十五日顯謨閣學士左中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汪藻序

古靈先生文集二十五卷附錄一卷

抄本

陳襄撰

唐史論文章謂天之付與於君子小人無常分惟能者得之信哉斯言也雖然天之付與固無常分而君子小人之文則有辨矣君子之文務本淵源根底於道得仁義粹然一出於正其高者裨補造化黼黻大猷如星辰麗天而光彩下燭山川出雲而風雨時至英莖韶濩之諧神人菽粟布帛之濟人飢寒此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小人之文務末雕蟲篆刻絺章繪句以祈悅人之耳目其甚者朋姦飾僞中害善良如以丹青而被糞土以錦繡而覆陷穽羊質而虎皮鳳鳴而鷲翰此所謂有言者不必有德也君子既自以功業行實光明于時而其餘緒發爲文章後世讀者想望而不可及此豈特其文之高哉人足仰也小人乃專



以利口巧言鼓簧當世既不足以取信于人而恃才傲物以致禍敗者多矣由是言之文以德爲主德以文爲輔德文兼備與夫無德而有文者此君子小人之辨也竊觀古靈陳公所著文章殆所謂有德之言而君子之文歟初公未仕刻意於學得鄉士陳烈周希孟鄭穆相與爲友以古道鳴於海隅人初驚笑其後相率信而從之四先生名動天下既登第累官劇邑推其所學以治民利必興害必除聽訟決獄庭無留事所至修學校率邑之子弟身爲橫經講說士風翕然民俗丕變已而守列郡典大藩益推此而廣之治績尤著雖古循吏不能過也嘉祐中富鄭公入相首以文學政事薦公寔被知遇厯事三朝鬱爲名臣判郎曹則執法而不撓使北庭則守節而不屈任諫省則以忠

讜補主闕處臺端則以公正糾官邪位侍從則竭論思之忠侍經筵則盡勸講之益上爲人主之所欽嚮下爲士大夫之所宗師其功業行實光明如此而所爲文章溫厚深純根於義理精金美玉不假雕琢自可貴重太羹元酒不假滋味自有典則質榦立而枝葉不繁音韻古而節奏必簡非有德君子孰能與此故常評之其詩篇平淡如韋應物其文辭高古如韓退之其論事明白激切如陸贄其性理之學庶幾于思孟軻非近時區區綴集章句務爲應用之文者所能髣髴也嗣子紹夫哀集公文章得古律詩賦雜文凡三百六十餘篇冠以紹興手詔及熙寧經筵薦士章藁合爲二十有五卷而行狀誌銘附于其後集成來謁求爲之序綱告之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



言如古靈先生三者兼備又得詔書褒稱推賢揚善之美可謂盛矣若其平生行事則有行狀誌銘可老誦其詩讀其書者可以想見其人又何以序爲紹夫曰先公雖進不極任而蒙累朝之眷特深諫行言聽不爲無補於時今卽世踰五十年遭遇聖主因覽薦士章藁所以旌寵之者甚厚輒敢刊行遺文用圖不朽願丐一言以發明之綱義不得辭勉副其意因論君子小人之文所以不同者昔孔子告子夏曰女爲君子儒毋爲小人儒夫儒之道通天地人使小人爲之則將有託儒以爲姦者而况於文乎經緯天地曰文雖周公之才之美謚不過文而小人假文以爲利則與夫儒以詩禮發冢者同科自古文士多陷浮薄而爲弄筆生無足怪也如公功業行實推賢揚善之美如此而

其文章渾全博雅又如此宜乎被累朝之眷遇膺聖主之褒崇士林尊仰推爲天下君子長者而不敢有異議也然則有餘力以學文者可不景慕而知所趣嚮哉公諱襄字述古官至樞密直學士尚書右司郎中累贈少師國史有傳云紹興五年閏月朔觀文殿大學士左銀青光祿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隴西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戶實封一千四百戶李綱謹序

家君重刊先正密學遺文于贛之郡齋俾睚次第年譜以冠之庶幾平生遊宦歲月之先後與夫壯志晚節詩文之辭力曉然可見睚謹承命恭考三朝實錄暨文集行狀墓誌家譜諸書參校有可據者乃繫于歷歲之下云皇宋龍集辛巳紹興紀號之三十載十月朔旦六世姪孫將仕郎



晁謹拜手記

西溪文集十卷 抄本

**宋**翰林學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充羣牧使兼判吏部流

內銓判尚書禮部長興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戶輕車都尉

賜紫金魚袋沈遘 遘字法御 文通撰 每卷末俱有從事

郎處州司理參軍高布重校兼監雕一條

錢塘韋先生文集十八卷 抄本

**宋**韋驥撰 原闕一二兩卷後附墓誌銘 陳師錫撰

先大父文藁二十卷家藏日久中以季父參議攜往別塾

最後二卷遺失不可復得能定大懼歲月寢遠復有亡逸

以隳先志謹命工鋟木於臨汀郡庠時乾道四年五月中

澣孫右奉直大夫知汀州軍州主管學事兼管內勸農使

能定謹題

安岳馮公太師文集十二卷 舊抄本 曝書亭藏書

**宋**馮山撰 原三十卷今佚十八卷卷首有竹垞印記

二馮先生文集序曰父子傳受古難其兼有關於前後莫

之嗣作者窮矣故父作子述中庸以侈周家之盛而唐史

臣傳李德裕亦首表而出之曰元和宰相吉甫之子夫君

臣之道胥貴於纘承者如此而况斯文乎韓昌黎一世儒

宗毫端所向變化莫測而得手應心之妙已不能授其子

他可知也司馬談之有遷劉向之有歆班彪之有固父子

相承照耀一世若可尚矣然三家之子類皆不善用其身

君子或慊焉豈文章公器造物者靳之而不畀人以其全

耶獨吾宋三蘇先生之出掩千古而奪之氣其文辭渾浩



如長江大河沛然莫禦非斷港支流之可望而其名節峻  
峙又如泰山喬岳巖巖層層之間使人聳瞻而不敢議父  
作子述之懿必如是而後可以無愧也彼三家者溟滓然  
下風矣哉普慈馮公允南以文名于時其子澥承之益大  
以肆今觀其父子之作敷腴典重不費追琢自合法度非  
有本者疇克爾里人周君銳關之契於心乃鑿諸木俾惠  
固序其首辭不獲命則以其素所感者書焉嘉定乙亥中  
秋日梧谿散人何惠固叔堅序

洛陽九老祖龍學文集十六卷 舊抄本

**宋**龍圖閣學士左諫議大夫上柱國范陽郡開國侯食邑

二千八百戶賜紫金魚袋祖無擇撰 後附祖氏源流龍

學始末 無擇曾孫衍撰

文潞公文集四十卷 抄本

**宋**文彥博撰

呂柟重刊序 嘉靖五年

石林葉氏序畧

伊川擊壤集二十卷 元刊本 汲古閣藏書

**宋**伊川邵雍堯夫撰

擊壤集伊川翁自樂之詩也非唯自樂又能樂時與萬物  
之自得也伊川翁日子夏謂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  
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聲成其文而謂之音是知  
懷其時則謂之志感其物則謂之情發其志則謂之言揚  
其情則謂之聲言成章則謂之詩聲成文則謂之音然後  
聞其詩聽其音則人之志情可知之矣且情有七其要在



一二謂身也時也謂身則一身之休戚也謂時則一時之否泰也一身之休戚則不過貧富貴賤而已一時之否泰則在夫興廢治亂者焉是以仲尼刪詩十去其九諸侯干有餘國風取十五西周十有二王雅取其六蓋垂訓之道善惡明著者存焉耳近世詩人窮感則職于怨慙榮達則專于淫佚身之休戚發于喜怒時之否泰出于愛惡殊不以天下大義而爲言者故其詩大率溺于情好也噫情之溺人也甚于水古者謂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是覆載在水也不在人也載則爲利覆則爲害是利害在人也不在水也不知覆載能使人有利害邪利害能使水有覆載邪二者之間必有處焉就如人能蹈水非水能蹈人也然而有稱善蹈者未始不爲水之所害也若外利而蹈水則水之

情亦由人之情也若內利而蹈水則敗壞之患立至于前又何必分乎人焉水焉其傷性害命一也性者道之形體也性傷則道亦從之矣心者性之郭郭也心傷則性亦從之矣身者心之區宇也身傷則心亦從之矣物者身之舟車也物傷則身亦從之矣是知以道觀性以性觀心以心觀身以身觀物治則治矣然猶未離乎害者也不若以道觀道以性觀性以心觀心以身觀身以物觀物則雖欲相傷其可得乎若然則以家觀家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亦從而可知之矣予自壯歲業于儒術謂人世之樂何嘗有萬之一二而謂名教之樂固有萬萬焉况觀物之樂復有萬萬者焉雖死生榮辱轉戰于前曾未入于胷中則何異四時風花雪月一過乎眼也誠爲能以物觀物而兩不



相傷者焉蓋其間情累都忘去爾所未忘者獨有詩在焉  
然而雖曰未忘其實亦若忘之矣何者謂其所作異乎人  
之所作也所作不限聲律不沿愛惡不立固必不希名譽  
如鑑之應形如鍾之應聲其或經道之餘因閑觀時因靜  
照物因時起志因物寓言因志發詠因言成詩因詠成聲  
因詩成音是故哀而未嘗傷樂而未嘗淫雖曰吟詠情性  
曾何累于性情哉鍾鼓樂也玉帛禮也與其嗜鍾鼓玉帛  
則斯言也不能無陋矣必欲廢鍾鼓玉帛則其如禮樂何  
人謂風雅之道行于古而不行于今殆非通論牽于一身  
而爲言者也吁獨不念天下爲善者少而害善者多造危  
者衆而持危者寡志士在畎畝則以畎畝言故其詩名之  
曰伊川擊壤集時有宋治平丙午中秋日也

歐陽文忠公集一百五十三卷附錄五卷年譜一卷

明天順刊本

**宋歐陽修撰**

每卷末俱有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

定紹熙二年三月郡人謙益校正兩條

蘇軾居士集序

元祐六年

胡柯年譜跋

慶元二年

周必大後序

錢溥重刊序

天順壬午

彭勗重刊後序

天順辛巳

樂全先生文集四十卷

抄本

**宋張方平撰**

後附行狀

王鞏撰

蘇軾序

范忠宣公文集二十卷

元天曆刊本



宋沿雅

樓鑰序 嘉定五年

范之柔跋 嘉定辛未

沈圻跋 嘉定壬申

廖視跋 同上

陳宗道跋 同上

臨川先生文集一百卷 宋刊本

朱王安石撰

廣陵先生文集四十二卷 舊抄本

宋王逢原令撰甥吳說編次

經進東坡文集事畧殘本二十九卷 宋刊本 季滄葦藏書

宋迪功郎新紹興府嵯縣主簿臣郎晁上進 晁當即注

陸宣公奏議者前有孝宗御製文集贊及贈太師制東坡詩文衣被天下然文集未有注者是書鈞稽事實考核歲月元元本本具有條理可與施元之王十朋詩注相頡頏原書卷數無考今存卷一至卷十一卷三十至卷四十又卷二十一至二十七每卷二字俱有補綴之迹細審板口似是五字所改或卷五十一至五十七歟季滄葦書目著錄注宋板不全此本每卷俱有滄葦印記知即季氏舊藏本也

山谷內集詩注二十卷外集詩注十七卷別集詩注二卷 舊抄本

宋天社任淵注外集青神史容注別集青神史季温注

六經所以載道而之後世而詩者止乎禮義道之所存也周詩三百五篇有其義而亡其辭者六篇而已大而天地



日星之變小而垂烏艸木之化巖而君臣父子別而夫婦  
男女順而兄弟羣而朋友喜不至瀆怨不至亂諫不至訐  
怒不至絕此詩之大畧也古者登歌清廟會盟諸侯季子  
之所觀鄭人之所賦與夫士大夫交接之際未有舍此而  
能達者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又曰不學詩無以言  
蓋詩之用于世如此周衰官失學廢大雅不作久矣由漢  
以來詩道浸微陵夷至于晉宋齊梁之間哇淫止矣曹劉  
沈謝之詩非不工也如刻繒染縠可施之貴介公子而不  
可用之黎庶陶淵明韋蘇州之詩寂寞枯槁如叢蘭幽桂  
可宜于山林而不可置於朝廷之上李太白王摩詰之詩  
如亂雲敷空寒月照水雖千變萬化而及物之功亦少孟  
郊賈島之詩酸寒儉陋如蝮蠚蜺蛤一啖便了雖阻嚼終

口而不能飽人惟杜少陵之詩出入古今衣被天下藹然  
有忠義之氣後之作者未有加焉宋興二百年文章之盛  
追還三代而以詩名世者豫章黃庭堅魯直其後學黃而  
不至者後山陳師道無已二公之詩皆本于老杜而不爲  
者也其用事深密雜以儒佛虞初裨官之說雋永鴻寶之  
書牢籠漁獵取諸左右後生晚學此秘未覩者往往苦其  
難知三江任君子淵博極群書尚友古人暇日遂以二家  
詩爲之注解且爲原本立意始末以曉學者非若世之箋  
訓但能標題出處而已也旣成以授僕欲以言冠其首予  
嘗患二家詩奧寄高遠讀之有不可曉者得君之解玩味  
累日如夢而寤如醉而醒如痿人之獲起也豈不快哉雖  
然論畫者可以形似而捧心者難言聞絃者可以數知而



至音者難說天下之理涉於刑名度數者可傳也其出於  
刑名度數之表者不可得而傳也昔後山答秦少章云僕  
之詩豫章之詩也然僕所聞于豫章願言其詳豫章不以  
語僕僕亦不能爲足下道也嗚呼後山之言殆謂是耶今  
子淵旣以所得于二公者筆之于書矣若乃精微要妙如  
古所謂味外味者雖使黃陳復生不能以相授子淵尚得  
而言乎學者宜自得之可也子淵名淵嘗以文藝類試有  
司爲四川第一蓋今日之國士天下士也紹興鄱陽許尹  
敘

書存于世唯六經諸子及遷固之史有註其下方者以其  
古今之變詰訓之不相通也而今人之文今人乃隨而注  
之則自蘇黃之詩始也詩動乎情發乎言而成乎音人爲  
之人誦之宜無難知也而蘇黃二公乃以今人博古之書  
譬楚大夫而居於齊應對唯諾無非齊言則楚人莫喻也  
如將以齊言而喻楚人非其素嘗往來莊嶽之間其孰能  
之山谷之詩與蘇同律而語尤雅健所援引者乃多於蘇  
其詩集已有任淵史會更注之矣而公所自編謂之外集  
者猶不易通史公儀甫遂繼而爲之注上自六經諸子歷  
代之史下及釋老之藏稗官之錄語所關涉無不盡究于  
官成都得于公之子叔廉而夜閱之其於山谷之詩旣悉  
疏理無復疑結而古文舊事因公之注所發明者多矣夫  
讀古人之書得之於心應之於手固非區區采之簡冊而  
後用之也而爲之注者乃卽羣書而究其所自來則注者  
之功宜難於作而公以博洽之能乃隨作者爲之訓釋此



其追慕先輩加惠後學之意殆非世俗之所能識也昔白  
樂天作詩使媪讀之務令易知而楊子雲草太元其詞難  
深人不能通乃曰後有楊子雲必好之矣古之君子固有  
不徇世俗而自信於後世之知我者若公於山谷既以子  
雲而知子雲其爲之訓釋則又諄諄然爲人言之是亦樂  
天之志也公蜀青神人名容號薊室居士仕至太中大夫  
晚謝事著書不自休嘗爲補韻及三國地名皆極精密今  
年餘七十耳目清明齒髮不衰它日傳於世者又將不止  
於數書而已也嘉定元年戊辰十二月乙酉晉陵錢文子  
序

史容自序曰山谷自言欲倣莊周分其詩文爲內外篇意  
固有在非去此取彼今內集詩已有註而外集未也疑若  
有所去取焉者茲豈山谷之意哉秦少游與李德叟簡云  
黃曾直過此爲留兩日其樊帚焦尾兩編文章高古邈然  
有二漢之風今時交游中以文墨自業者未見其比又簡  
參寥云曾直近從此赴太和今得渠新詩一編高古絕妙  
吾屬未有其比僕頃不自揆妄欲與之後先而驅今乃知  
不及遠甚赴太和蓋元豐庚申歲而焦尾樊帚卽外集詩  
文也其爲時輩所推如此建炎間山谷之甥洪玉父爲胡  
少汲編豫章集獨取元祐入館後所作蓋必有謂未可據  
依此續注之所不得已也因以少游語冠於篇首其作詩  
歲月別行詮次有不可考者悉皆附見舊多舛誤畧加是  
正餘且從疑以俟博識

先大父薊室先生所註山谷外集詩脫藁之日永嘉白石



錢先生支季爲之序引錄木於眉蓋宜宗嘉定元年戊辰歲也是書已行於世其後大父優游林泉者近十年復參諸書爲之增註且細考山谷出處歲月別行詮次不復以舊集古律詩爲拘考訂之精十已七八其間不可盡知者附之本年蜀板已燬遺藁幸存今刻之閩憲治庶與學者共之并以大父實錄本傳附見淳祐庚戌嘉平且日孫朝請大夫福建路提點刑獄公事季温百拜謹跋

張元楨序 宏治丙辰

楊廉後序 宏治己未

山谷黃先生大全詩註殘本六卷 宋刊本

**宋**天社任淵注原二十卷今存序目七卷及卷一至卷

七六卷舊抄本目錄宿舊彭澤懷陶令題下注云舊本自

此以上闕二板以後諸題例之前各題下皆當有注脚今

詢無此本姑列各題如右倘後得之當別補入云云與敏

所稱舊刻合蓋舊抄即從舊刻出也此本二頁宛在題下俱各有注可補舊

本之闕以是知以完善寶宋槧者猶未知宋槧者也

許尹敘

近世所編豫章集詩凡七百餘篇大抵山谷入館後所

作山谷嘗做莊子分其詩文爲內外篇此蓋內篇也晚年

精妙之極具於此矣然詮次不倫離合失當今以事繫年

校其篇目各如本第其不可考者即從舊次或以類相從

詩各有注離爲二字刊改卷云

後山先生集三十卷 明嘉靖刊本 何氏義門從舊抄本手校

**宋**彭城陳師道履常著茶陵陳仁子同備編校 卷十三



送邢居實序脫後半章善序脫前半凡一頁卷二十光祿  
曾公神道碑約脫二十行其脫一二行至十數行者不可  
枚舉何氏義門從嘉靖以前舊抄本校補卷五卷六卷十  
三十四卷三十後俱有題識

魏衍集記

政和五年

王雲序

政和丙申

任淵詩注序

王鴻儒重刊序

宏治十二年

何氏手跋曰此卷宏治間刻本送邢居實序脫後半章善  
序脫前半凡二十行已丑七月得嘉靖以前舊抄對校因  
爲補寫錢牧齋蓄書非得宋刻名抄則云無有真細心讀  
書者之言如浙之某某輩徒取盈卷帙全不契勘雖可汗

牛馬其實謂之無一紙可也焯記

又曰康熙己丑秋日從吳興鬻書人購得舊抄後山集殘  
本中闕三四五六凡四卷勘校一過改正脫誤處甚多庶  
幾粗爲可讀而明人錯本誤人真有不如其不刻之歎也焯  
記

后山詩注十二卷

宋刊本

**宋** 天社任淵注

闕卷一至卷三三卷抄補

詩無論拙惡忌矜持瞻彼日月不在情景入元彼忝離離  
不分奇聞異事流盪自然要以暢極而止彼訐謨定命遠  
猶辰告雖爲德人深致若論其感發濃至故不如昔我往  
矣楊柳依依之句比之柔腸易斷復何以學問着力爲哉  
詩至晚唐已厭至近年江湖又厭謂其和易如流殆於不



可莊語而學問爲無用也荆公妥帖排奭時出經史然格體如一及黃太史矯然特出新意真欲盡用萬卷與李杜爭能於一辭一字之頃其極至寡情少思如法家者流余嘗謂晉人語言使壹用爲詩皆當掩出古今無宅真故也世間用事之妙韓淮陰所謂是古兵法諸君未知之者豈可以馬尾而數蟲魚而注哉后山自謂黃出理實勝黃其陳言妙語乃可稱破萬卷者然外亦枯槁又如息夫人絕世一笑自難惟陳簡齋以后山體用后山望之蒼然而光景明麗肌骨勻稱陶公用兵得法外意以簡齋視陳黃節制亮無不及則后山比簡齋刻削尚似矜持未盡去也此詩之至也吾執鞭古人豈敢叛去獨爲簡齋放言或問宋詩簡齋至矣畢竟比坡公何如曰詩道如花論高品則色不如香論逼真則香不如色廬陵須溪劉辰翁序

淮海先生前集四十卷後集六卷

明初刊本

**宋** 秦觀少游撰

寶晉英光集八卷

舊抄本

**宋** 襄陽米芾元章著

予仕居潤餘十年會羽書交馳凡訪古曠奇皆日力所不暇僅能考海岳一遺址塹堦爲園薦菊爲桐倚江爲堂礮石爲刻時一至其間倚徙縱目慨想摩挲而已夫自江而南名城奧都潤爲大六朝而下賢規雋轍潤爲古而又據景物之會窮心目之趣惟潤爲多人或答子謂歷數千百載宅豈無名人才士可以表著而獨惓惓於英光子每應之曰境無凡勝以會心爲悅人無今古以合蹟爲奇若杖



履無日涉之勞江山有天境之助風帆沙鳥晨雨夜虹凡是園之所包羅衆目之所觀記者莫不挾英秀露光彩雖微遺跡猶將強附而俎豆之而况我宋人物如南宮者耶夫旣卜園觀則不可以不祠旣葺祠則不可以不摭遺考文翰以備一堂之缺旣竣摹球之事而擲放失恪編次爲是集以傳又次序之所當舉而必不可無者也則又奚疑或者無以答予按山林集舊一百卷今所會粹附益未十之一南渡而後文獻不足固無可議若曰南宮被天鑒流榮名其在兩朝元不顯以結字思陵翰墨志有曰芾之詩文語無蹈襲出風煙之上覺其詞翰同有凌雲之氣噫噉此漢武帝所以知相如也冠於篇端庶幾覽者有以自得焉紹定壬辰歲上巳日鄂國岳珂序

倚松老人詩集三卷

舊抄本

**宋饒節德操撰**

每卷末有慶元己未校官黃汝嘉重刊

一條

倚松老人饒德操名節江右臨川人與呂居仁等稱江西詩派名震一時後偕僕祝髮爲僧德操名如璧僕名如琳俱嗣法於香巖智月按禪燈世譜智月嗣投子禺禺嗣圓照本皆雲門宗派惜未見其機緣語錄載在祖燈僅有此詩集三卷庶可以見其所蘊呂紫薇詩話云德操爲僧後詩更高妙殆不可及也歲甲申秋八月吳後學釋超峻謹識

長興集殘本十六卷

抄本

**宋龍圖閣學士沈括存中著**

原四十一卷今缺卷一至



十二卷二十九至末共缺二十五卷

雲巢編十卷 抄本

**宋** 太常寺奉禮郎審官西院主簿沈遼睿達著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七十卷 舊抄本

**宋** 晁補之撰

雞肋集左朝奉郎秘書省著作郎充秘閣校理國史編修官濟北晁補之无咎自名其所爲詩文也夫物有質者必有文文者質之所以辨也古之立言者當之平居論說諷詠應物接事不能無言非虎豹犬羊之異也食之則無所得棄之則可惜其雞肋乎故哀而藏之謂之雞肋集元祐九年二月旦日序

從兄无咎平日著述甚富元祐末在館閣時嘗自製其序宣和以前世莫敢傳今所得者古賦騷辭四十有三古律詩六百三十有三表啟雜文史評六百九十有三自指館舍逮今二十八年始得編次爲七十卷刊于建陽紹興七年丁巳十一月旦日弟右朝奉郎權福建路轉運判官謙之謹題

具茨晁先生詩集一卷

明晁堞重刊宋本

**宋** 澶淵晁冲之叔用撰

卷末有慶元己未校官黃汝嘉

刊一條

子曩游都城於晁用道爲同門生後三十六年識其子公武於涪陵又二年見之於武信愛其辨博英峙辭藻藹如也因與之善初不知其爲用道子也一日來謁曰先公平生多所論著自丙午之亂埃滅散亡今所存者特歌詩二



百許篇涪陵太守孫仁宅既爲鏡諸忠州鄆都觀皆然林水之間矣敢丐先生一言以發之予亟聞其語謝曰願聞先君之所以含咏而獨游者公武於是出其家譜諫乃知其先君名冲之字叔用世所謂且茨先生者也予於是聳然曰是必吾用道也耶第今字叔用爲小異耳已而追懷平昔周旋之舊蓋自京師之別絕不相聞今乃幸與其子游又獲觀其所論著爲之慨嘆者久之嗟乎予安得不爲吾用道一言哉方紹聖之初天下偉異豪爽絕特之士離讒放逐晁氏群從多在黨中叔用於是颺然遺形逝而去之宅幽阜蔭茂林於具茨之下世之網羅不得而嬰也暨朝廷諸公謀欲起之廼復任心獨往高挹而不顧世之榮利不得而羈也至於疾革乃取平生所著書聚而焚之曰

是不足以成吾名世之言語文章不得而污也由是觀之叔用之所以傳於後世者果於詩乎顧其胷中必有含章內奧而深於道者矣宋興五十載至咸平景德中儒學文章之盛不歸之平棘宋氏則屬之澶淵晁氏二氏者天下甲門也太子太傅文元公事章聖皇帝飛詞禁苑垂二十年當是時甄明舊儀緒正禮樂一時詔令皆出其手於是朝廷典章法度之事非六籍之英則三代之器也迨其子文莊公繼踐西省是時文元公方請老家居也宋宣獻以謂世掌書命者惟唐新昌楊氏及見其子而晁氏繼之至慶厯中遂參大政議論深博識者躋之然則叔用以文莊爲曾大父以文元公爲高祖其家世風流人物之美淵淳浚深蓄厚而發遠自王文獻李文正畢文簡趙文定四三



公富有百氏九流之書而晁氏尤瓌富閎溢所藏至二萬  
卷故其子孫焯掌勵志錯綜而藻績之皆以文學顯名當  
世子嘗從叔用商近朝人物嘉言善行朝章國典禮文損  
益靡不貫洽由叔用之學而達諸廊廟之上溫厚足以代  
言淵博足以顧罔則以詩鳴者豈叔用之志也哉雖然叔  
用既以油然棲志於林澗曠遠之中遇事寫物形於興屬  
味其風規淵雅疎亮未嘗爲悽怨危憤激烈愁苦之音予  
於是有所以見叔用於晦明消長用捨得失之際未嘗不安  
而樂之者也嗚呼所謂含章內奧而深於道者非耶秦漢  
以來士有抱奇懷能留落不遇往往燥心汗筆有怨誅慄  
悞沈抑之思氣候急刻不能閑遠古之詞人皆是也太史  
公作賈誼傳蓋以屈原配之又裁錄其二賦焉至誼論三  
代之陶世振俗固結天下之具與夫秦之所以暴興棘亡  
斬艾天下之術則遷有所不錄也何哉豈遷之意謂誼一  
不平於其中遂哀怨噎鬱泣涕以死借使文帝盡用其言  
則誼亦安能有所建立於天下乎惟深於道者遺於世而  
不怨發於詞而不怒君子是以知其必能有爲於世者也  
嗟乎吾於叔用豈直以詩人命之哉紹興十一年九月五  
日陵陽俞汝礪序

吳郡樂圃朱先生餘稿十卷

舊抄本

**宋朱長文撰**姪孫中奉大夫知漢陽軍事賜紫金魚袋思

哀次

後附墓誌銘

張景修撰

墓表

米芾撰

及國史文苑傳卷七

華嚴經讚序一篇康熙時朱岳壽刊本闕

長文姪孫思序

紹興甲寅



**宋**安成劉蒼偉明撰 闕卷一至六卷二十至二十六抄

補

廬陵郡自歐陽文忠公以文章續韓文公正傳遂為本朝  
儒宗繼之者龍雲劉公也公諱弁字偉明居安福縣之龍  
雲鄉文忠薨於潁公方冠不及從之游然斯文未喪何害  
為韓門籍湜也先是汴京及麻沙刻公集二十五卷紹興  
初予故人會昌尉羅良弼編求別本手自編纂增至三十  
二卷凡六百三十餘篇嘉泰三年賢守豫章胡元衡平一  
表鄭公之鄉里訪襄陽之耆舊欲廣其書激厲後學予亟  
屬羅尉之子泌繕寫定本授侯刻之頃嘗與鄉人論公之  
文如南郊賦氣格近先漢已為泰陵簡擢詩書序記往往

祖述韓柳間或似之銘誌豐腴規摹文忠讀者可以自得  
至於才學出處具載李彥弼誌銘羅氏跋語皆月旦評之  
不可易者也四年六月日少傅觀文殿大學士致仕益國  
公周必大序

劉璋序 宏治乙丑

文果何物邪大而天地山川細而草木鳥獸蟲魚靡不具  
焉操觚弄翰抒思棲懷孰非從事於斯哉而蛩啾鷗聒過  
耳輒息固無以議為者若夫攬天地之秀族山川之英擷  
草木之芳而極鳥獸蟲魚之情使日星不能輝鬼神不能  
靈萬物不能榮者一何鮮耶龍雲先生其可謂間世而傑  
出者矣先生自為舉子時已卓詭不凡能藝出諸老先生  
右甫壯首鄉薦擢進士第繼中博學宏詞科元符改元進



南郊大禮賦君相動色以爲相如子雲復出卽除秘書省  
正字稍遷著作佐郎駸駸嚮用矣高麗傳誦其文力請于  
朝將待以賓師之位而降年不永竟卒于官其平生所爲  
文漫散莫考浦城所鈔纔二十有五卷耳雄篇大冊尚多  
不著良弼惜其流落冥搜博訪得彭德源曾如晦等手編  
數十卷又得宏詞時議諸編於內相郭明叔家合而次之  
得古律賦三宏詞四古詩一百四十律詩一百二十一絕  
句一百一生辰詩一十一挽詩一十三總三百九十二首  
印本止有三十九  
首樂府六表一十七啟五十二六元黜  
今附書四十四序一十  
四時議六策問四十五記十雜著五疏語十祭文一十一  
碑誌一十二總六百三十一篇爲三十有二卷而先生之  
文畧盡矣先生嘗語南豐文如白玉田種種渾璞如青翰

客而有秀舉如天驥踟影鯨理蠟灑如喬松弄芝真率徑  
盡如炙髀聯環而不窮也如疾蒐者之抱態脰而絕羶膾  
也如鋸齒錯列初若齟齬而卒乎其相承也如荀生之辯  
車軻叔向之別勞薪易牙之判淄澠而不可以非道人者  
吾固謂先生之文如此先生諱奩字偉明吉之安成人所  
居龍雲鄉故以龍雲名集紹興四年甲寅重陽日廬陵羅  
良弼長卿書

姑溪居士文集五十卷後集二十卷

舊抄本

宋李之儀撰

李公端叔以詞翰著名元祐間余始得其尺牘頗愛其言  
思清婉有晉宋人風味恨未覩他製也乾道丁亥假守當  
塗因訪古來文士居此邦而卓然有聲於世者惟李太白



郭功甫與端叔三人郡舊有太白功父集而端叔獨闕然  
求於其家而子孫往往散落無復遺稿間得之邦人類而  
聚之命郡士戴翬訂正釐爲五十卷鈔板於學昔二蘇於  
文章少許可尤稱重端叔殆與黃魯直晁无咎張文潛秦  
少游輩頡頏於時今觀其文信可知已或謂端叔晚節銳  
於進取有所附麗雖若可疑然范忠宣公遺奏極于鯁切  
詆斥不顧一時用事者欲寘忠宣之子于理端叔慨然自  
列謂實出其手旣而公所爲忠宣行狀復出由是得罪南  
遷廢錮終身曾不少悔其勇於義若此詎可以微瑕掩之  
哉余固愛其文又表其行誼之可嘉者併以詔於後云端  
叔名之儀其先景城人旣謫而南始居姑溪自號姑溪居  
士今以名其集天台吳芾序

道鄉先生鄒忠公文集四十卷

明正德刊本

季滄葦藏書

後附諫哲宗立劉后疏一篇爲續集同里陳

御史

察

泰興季御史

振宜

俱有印記

文章以氣爲主如山川之有煙雲草木之有英華非淵源  
根柢所蓄深厚豈易致耶士之養氣剛大塞乎天壤忘利  
害而外生死曾中超然則發爲文章自其習襟流出雖與  
日月爭光可也孟軻以是著書屈原以是作離騷經與夫  
小辨曲說絺章繪句以祈悅耳目者固不可同年而語矣  
唐韓愈文章號爲第一雖務去陳言不蹈襲以爲工要之  
操履堅正以養氣爲之本在德宗朝奏疏論宮市貶山陽  
令在憲宗朝上表論佛骨貶潮陽守進諫陳謀屢挫不屈  
皇皇仁義至老不衰宜乎高文大筆佐佑六經粹然一出



於正使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也道鄉鄒公自其少時處  
閭里遊庠序登仕途其節操風流已爲有識者之所推許  
至元符間職在諫省適有椒房之事抗章陳列危言鯁論  
聳動四方遠謫萬里及建中靖國間召還侍從又以直道  
不容于朝再謫嶺表而氣不爲之少挫遇赦得歸作知恩  
堂以居奉其母友其諸弟教訓其子姪欣然不知老之將  
至所養如此故其文章高明閎達溫厚深醇追古作者有  
黼黻之文有金石之聲有菽粟布帛之用信乎有德之必  
有言也其子柄榘集公平生所爲文得古律詩賦表章四  
六雜著傳記序述及紫微制草合爲四十卷將鏤板以傳  
於世求序於剛義不得辭且爲之言曰國之治亂安危存  
乎言而已矣方嘉祐治平間上之所以求言聽納者既盡

其道下之所以獻言開陳者又中於理上下交而志通宜  
乎協氣嘉生薰爲太平而不可跂及也其後朝廷議變新  
法言不便者接武竄逐朋黨之論浸興而士始以言爲諱  
自紹聖元符以來遂無言者當時臺諫具員然類皆毛舉  
細故以塞責甚者至於變亂白黑顛倒是非投時好以取  
世資雖謂之無可也獨公奮不顧身犯顏逆鱗論國事之  
大者於言路閉塞之時號鳳鳴朝陽然遷謫流離屢瀕於  
死而任言責者益自懲艾不復激昂習熟見聞以緘默爲  
當然至崇寧宣和間則又甚矣燕山之役國之大故莫重  
於此臺諫熟視未嘗有一言及之馴至禍亂四海橫流使  
公是時猶存居可言之地其肯保位愛身不一開口爲社  
稷生靈之計雖三尺之童有以知其必不然也由是觀之



公之文章垂於後世誦而讀之者想望風采其仰慕爲何如哉紹興五年歲次乙卯三月二十一日觀文殿大學士左銀青光祿大夫李剛謹序

北湖集五卷

文瀾閣傳抄本

宋吳則禮撰

溪堂集十卷

文瀾閣傳抄本

宋謝逸撰

謝幼槃文集十卷

舊抄本

**宋謝邁撰**

苗昌言跋後列右從事郎軍事推官宋砥等

五人銜名六行淳熙二年十二月陽夏趙煜重修一條臨川謝逸字無逸其文章學業爲縉紳推重以其所居溪堂稱之曰溪堂先生弟邁幼槃以字行兄弟以詩鳴江西

有文集合三十卷邦之學士欲刊之以貽永久積數年而未能也粵紹興辛未趙公朝議來守是邦暮年政成民服其教慨然思以儒雅飾更事命勒其書於學宮以稱邦人之美意昌言以鉛槧董茲職於是搜訪闕遺以相參訂晚得溪堂善本于前學正易歲又得幼槃善本於其子敏行歲知溪堂出處甚詳敏行逮事其父詩律有典型其編次是正可無恨矣刀筆夕興士大夫翕然稱贊工未訖功而四方願致其集者日至以是知二公之名重當時欲見詩者惟恐後也聞之鄉老無逸之交游無非天下名士其後幼槃聲聞寢廣與之並驅而爭先旣沒之後爲之傳序爲之哀詞祭文者甚衆今未暇博詢而編錄也特取舍人呂公之書摹其眞蹟於後庶幾因呂公之文而不失二公文



行之實云壬申冬十一月辛卯朔建康苗昌言題

謝康樂詩規模宏遠爲一時之冠而元暉詩清新獨出又自有過人者後之善言詩者於二公蓋未敢有所優劣也本中竊以爲無逸詩似康樂幼槃詩似元暉此平等之論也紹興三年秋自嶺外北還過臨川去幼槃之沒十八年矣始盡得幼槃書於其子長訥所伏讀累日益知前語之不謬雖然幼槃與其兄無逸修身厲行在崇寧大觀間不爲世俗毫髮汗染固後進者之師也其文字之好蓋餘事爾後之學者尊其行并學其文可也學其文不究其行則非二子立言之本志九月二十日呂本中書

幼槃詩文不傳於世此本從內府借出時方沍寒京師備書甚貴需銓旅邸資用不贍乃自爲鈔寫每清霜阿凍十指如槌幾二十日始克竣帙藏之于家亦足詫一段奇事也萬曆己酉十二月十四日辛酉晉安謝肇淛題

肇淛子杲跋

慶湖遺老詩集九卷拾遺一卷補遺一卷

舊抄本

宋 程俱

卷九後附墓誌銘

程俱撰

元豐末年予始筮仕與方回俱在彭城爲同僚友自是一別聲迹不相聞蓋三十年餘矣政和甲午秋八月予還自京師過平江謁方回披腹道舊相視惘然如昨夢耳方回之詩予見之舊矣復出鑑湖集示予其辭義清遠不見雕繪之迹渾然天成殆非前日詩也方回自少有奇才其器業足以自表於世意功名可必也逮今流落州郡不少振豈詩真能窮人耶然方回詩益工名日益高其傳不朽矣



與世之酣豢富貴與草本同腐者豈可同日議哉以此易彼可以自釋也是年冬十有二月庚申延平楊時書

公娶濟良恪公之女公之子提幹君廩復娶良恪之孫實外姑之親姊故予獲識其子省幹君承祖者嘗從訪公遺文曰先祖昔寓毗陵中間擾攘凡所著文編悉爲敵人携去獨巾箱有別錄慶湖詩前集在固假傳寫正其字畫訛舛而疑者因之又從趙氏得公墓刻併書於卷末庶知公之出處本末云乾道丙戌歲仲夏望日邯鄲寇翼令威父記

賀公詩詞妙天下幼年每竊聞諸老稱其名章俊語今詞盛行於世詩則罕見余傳錄此編久矣意俟後集併爲錄木念未易得恐失因循迺以所積節儀折色等錢刻置郡

齋項爲德清令邑子以公留題左顧一絕相示嘗揭之亭上今附載於是紹熙壬子七月朔晉陵胡澄題

鑑湖遺老詩凡四百七十二篇其五字八句詩鍛煉出入古今爲集中第一其餘大抵名家作也余少讀唐實錄與會稽石刻見賀季真棄官本末方開元天寶之交天下號無事文學士見貴重季真出入禁省冠道山友儲副極當世華寵然一旦不顧去爲千秋觀道士使人望之超然如雲漢登秦望行剡川未嘗不悠然遐想也季真去後四百二十載建中辛巳歲始識其孫方回江湖上蓋鑑湖遺老也方回落落有才具觀其詩可以知其中間罷官錢塘及通守兩郡輒謝病去爲岳祠吏又一旦掛衣冠客吳下窮達雖不同其勇退樂閑故有鑑湖餘味然余謂方回之



爲人蓋有不可解者方回少時俠氣蓋一座馳馬走狗飲酒如長鯨然遇空無有時俛首北窓下作牛毛小楷雌黃不去手反如寒苦書生方回儀觀甚偉如羽人劍客然戲爲長短句皆雍容妙麗極幽閒思怨之情方回忼慨多感激其理財治劇之方亶亶有緒似非無意於世者然遇軒裳角逐之會常如怯夫處女余以謂不可解者此也余奇窮骯髒可憎方回多交遊乃獨以集副授余曰子好直美惡無溢言爲我詳而敘之此亦豈其不可解之一端耶政和三年癸巳歲十月朔信安程俱敘

廩伏讀前集序云自己卯歲嗣有所賦別爲後集所謂後集以經兵火散失不復得有近搜故藁所遺及於佛祠廟宇題詠洎碑刻鐫勒并士大夫親戚傳誦得其一二皆此集中無者故續書卷尾爲後集之補遺廩老矣不復得全其集後之子孫續有得者當綴其末

始予讀公墓誌謂有詩二十卷而所得前集財九卷竊疑其脫略以公自序如此且其孫所手抄遂信之竭來邵陽因命錢木旣而有于公家嘗傳卷之十者爲子校讐果少近體一卷缺古風一首絕句二十首又得之公子廩豫登補遺二十七篇并程公之序錄以見寄屬瓜代之日無幾不暇附益改作姑目曰拾遺而亟刻之以全其集云紹熙癸丑三月五日澄書

眉山唐先生文集三十卷

舊抄本

宋眉山唐庚子西撰

鄭總序

宣和四年



庚弟庾序

宣和四年

呂榮義序

宣和四年

鄭康佐跋

紹興二十一年

庚子文若跋

紹興己卯

李忠愍集三卷

文瀾閣傳抄本

宋李若水撰

後附建炎贈官賜諡誥詞

靖康禍變敵騎長驅四郊多壘猛不可當所在望風土崩  
瓦解欽宗皇帝擢先公於庶官兩持使者節入尼雅滿軍  
誓欲捐軀以濟艱難青城之死素定於胸中非一時不得  
已而爲之者於戲人誰不死先公之死酷矣頤已解舌已  
斷猶奮罵噴血終至於身首異處當此之時天地爲之變  
色日月爲之無光戰士爲之嗟惋敵帥爲之羞畏先公已  
死適我大父母皆耆年故事迹中略其所以死重貽二老  
人之深憂也獨秘歸費守樞爲先公文集序今鋟木於蜀  
中能不沒其實得以取信至乾道中諸父淪亡因於秘稿  
中又得其遺事始盡事之本末淳懼歲月侵尋世不得而  
知之他日當列諸朝所補史之闕文先公雖死謂之不死  
可也孤浚淳泣血書

傅忠肅公文集三卷

抄本

宋傅察撰

後附行狀

晁公休撰

周必大序曰二帝三王時人才多出於國子蓋其見聞積  
習作成有素非如秀民必俟族黨州鄉賓興之然後用也  
觀舜命夔典樂教胄子曰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  
無傲及命契爲司徒教民則敬敷五典在寬而已周官大



司樂以樂德教國子曰中和祇庸孝友及司徒以三物教萬民則置禮樂於六德六行之後其視成材詳畧次第固有別矣夫子不云乎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學至於樂則義精仁熟和順于道德而性成焉故以之事親必孝事君必忠臨大節必不可奪文其餘力也晉唐以來各學與監置祭酒若司業皆冠以國子亦古之遺意歟本朝世臣巨室前後相望在仁宗時有若獻簡傅公諱堯俞未冠以進士起家平居號稱長者及事四朝屢厯言路忘身徇國有不可奪之節遭時遇主致位二府生都美譽沒保令名遂爲大家其從孫忠肅公諱察年十有八復踐世科宣和末以吏部郎假宗正廷勞金國賀正使行及境上會幽燕交兵或勸其歸公不可猝遇幹離不強公使拜公又不可竟握節死之詔贈徽猷閣待制乾道中追賜今謚其諸子皆以問學才猷翱翔仕塗至孫伯壽文采益高方以直煥章閣按刑畿部興念前烈旣編定獻簡公草堂集又哀公遺藁成三卷將傳布四方屬必大序其首惟公文務體要辭約而理盡甚類獻簡詩尤溫純該貫間次韻愈多而愈工惜乎享年纔三十有七名宦未達高文大冊無自而發其淵源則可考矣竊嘗論之獻簡幸生太平無事時止於正言不諱是以爲宋良臣公則不幸將命艱難之際仗節死難遂在忠臣之日要之忠孝大節易地則皆然特所遇不同耳故爲推本帝王之教以及本朝之盛使學士大夫知公世濟其美不隕其名者如此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三十終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三十一

集部

別集類

梁溪先生文集一百八十卷附錄六卷

抄本

**宋李綱撰**

後附年譜行狀諡議等爲附錄六卷

陳俊卿序曰國朝祖宗以仁覆天下而不備武事然垂二百年更強敵之變者三皆得人以任其事景德契丹之變寇萊公任之康定元昊之變范文正公韓忠獻公任之靖康金敵之禍比是二者尤鉅而丞相隴西李公亦慨然以身當其變蓋天之佑宋不於其兵而於其人是數君子者之事君不於其躬而於其國其事之濟否則有命與數存焉要之皆忠烈英特之士也予旣敬服數公之行事因欲



觀覽其遺文萊公他文不甚見于世獨其詩傳蓋百有餘  
篇辭健而格高旨深而思遠真作之傑者也至于文正忠  
獻則家集具在其言之形于文字議奏之間者或簡重而  
莊偉或詳明而剴切蓋與其謀謨勲業惟稱李公近與予  
耳目接私以不得其文爲恨淳熙丙申予帥三山其子秀  
之哀集其文以示予求序以冠其端蓋表章奏劄至八十  
卷子讀之而嘆曰詳哉其言之也世之有其學者常患乎  
無其才有其才者常患乎無其節三者備矣然使其辭之  
不達則不足以動人主之聽言之不文則不足以永後世  
之傳是以君子貴其全也公學本于經才見于用節著于  
論水災贊禪議之日是其章較蓋天下之所共知焉予竊  
怪方敵騎闖城之際在廷之臣爭爲講解遷避之說公子

然孤忠殆未易以口舌爭卒能感悟萬乘爲堅守之策以  
何道而致然及觀公之奏議明白條暢反覆曲折其叙成  
敗利害灼然如在目前宜乎感動明主之聽而亟從之也  
使公之謀盡用則敵騎必無再下之禍而其勲業可以絕  
寇萊韓范矣惜乎其奪于讒而不之竟也光孝中興因天  
下之望而首相公十議所陳規摹宏遠矣劉麟之役公雖  
在外且畫三策六條以獻王倫之使公復憤慨抗疏以爭  
之與時論不合不顧也嗚呼其可謂忠也矣然則公之勲  
業雖不克大就然其所奮立陳述足以暴于後世况又其  
言之文哉昔東坡先生謂諸葛孔明不以文章自名而開  
物成務之姿綜練名實之意自見于言語出師之表簡而  
盡直而不肆而鄭亞謂李衛公蘊開物致君之才居丞弼



上公之位建靖難平戎之策垂經天緯地之文嗚呼若公者可謂兼之矣予既諾秀之之請奪于多事未暇綴思後三年歸自金陵乃始書而歸之

朱子序曰嗚呼天之愛人可謂甚矣惟其感于人事之變而迫于氣數屈伸消長之不齊是以天下不能常治常安而或至於亂然於其亂也未嘗不爲之預出能弭是亂之人以擬其後蓋將以使夫生民之類不至於糜爛泯滅靡有孑遺而爲之君者猶有所恃賴憑依以保其國是則古今事變之所同然而天之所以爲天者其心固如此也嗚呼若宣和靖康之變吾有以知其非天心之所欲而一時人物若故丞相隴西公者其所謂能弭是亂之人非耶蓋聞政宣之際國家之隆盛極矣而都城一日大水猝至舉

朝相顧莫有敢以變異爲言者公獨知其必有敵國兵戎之禍上疏極言冀有以消弭于未然者不幸謫官而去而不七年間敵騎遂薄都城公於此時又方以眇然一介放逐之餘出負天下山岳萬鈞之重首陳至策而徽宗決內禪之計繼發大論而欽廟堅城守之心任公不疑遂卻強敵然自重圍旣解衆人之心無復遠慮而爭爲割地講和之說以苟目前之安公獨以爲不然而數深陳出師邀擊之可以必勝與其得氣再入之不可以不憂則讒間蜂起遠謫遐荒而不數月間都城亦失守矣建炎再造首登廟堂慨然以修政事禦強鄰爲己任誅僭逆定經制寬民力變土風通下情改敝法招兵買馬經理財賦分布要害繕治城壁建造張所撫河北傅亮收河東宗澤守京城西顧



關陝南葺樊鄧且將益據形便以爲必守中原必還二聖  
之計然在位七十餘日而又遭讒以去其在紹興時因事  
獻言亦皆畏天恤民自強自治之意而深以議和退避爲  
非策懇扣反覆以終其身蓋旣薨而諸子集其平生著作  
凡若干卷其言正大明白而纖微曲折究極事情絕去涓  
飾而變化開闔卓犖奇偉前後事變不同而所守一說如  
出于立談指顧之間今少傅丞相福國陳公序其篇端所  
以發揮引重固已盡其美矣公之孫晉使熹書其後以推  
明之熹謝不敢而其請愈力不得辭也顧嘗論之以爲使  
公之言用于宣和之初則都城必無圍迫之憂用于靖康  
則宗國必無顛覆之禍用于建炎則中原必不至于淪陷  
用于紹興則旋軫舊京汎掃陵廟以復祖宗之土宇而卒  
報不共戴天之仇其已久矣夫豈使王業偏安于江海之  
澨而尙貽吾君今日之憂哉顧乃使之數困于庸夫孺子  
之口而不得卒就其志豈天之愛人有時而不勝夫氣數  
之力抑亦人事之感或深或淺而其相推相盪固有以迭  
爲勝負之勢而至于然與嗚呼昔蒯通每讀樂毅書未嘗  
不廢書而嘆安知異時不有掩卷太息而出涕于斯者耶  
雖然今天子方總羣策以圖恢復之功使是書也得備清  
燕之觀而幸有以當上心者焉則有志之士將不恨其不  
用于前日而知天之所以生公者真非偶然矣因次其說  
以附于卷之末使覽者無疑于福公之言云時淳熙十年  
十月旣望謹書

昔先正李公輔欽宗皇帝忠誠貫日月勲名震夷夏其所



抱負亦大矣而功業未就茲豈非天平中興一代事業著  
爲成書乃在數十年之後文獻所存固已寥落况于靖康  
之事欲其無遺逸也難矣公之家所藏御札爲多亦足以  
見其一時眷遇之隆至于設施之略奏議始末具存史筆  
于此當有考焉公之孫大有欲刊此書久矣是書前後序  
文諸老先生所述爲詳穎獨善公之有後而是書得以傳  
于世故爲之書其刊行之歲月嘉定元年十月望日朝議  
大夫集英修撰知泉州軍州事南郡章穎謹書

大有謹按先大父家傳末云每有議奏下筆數千言俄頃  
而就蓋公平日以愛君憂國爲心籌畫計策胷次素定故  
遇事成章如此之易也晚年于易尤有所得著易傳內篇  
十卷外篇十二卷其言微妙頗取卦變互體爲說動有所

稽異于今世君子之所辨繹又著論語詳說十卷所以發  
明聖賢之意甚厚而備文章歌詩奏議百有餘篇其在政  
府帥府紀一時之事則有靖康傳信奉迎二錄時政記進  
退志制誥表劄集宣撫荆廣記制置江右錄嗚呼亦富矣  
哉此叔祖南昌通守所述也今易傳論語說卷帙仍舊而  
文集合政路帥府所紀爲篇百有七十內以傳信錄時政  
記進退志附益表劄奏議凡八十卷是爲今書蓋其後諸  
人所離合譏次也得之先子大父生平有作皆楷筆屬稿  
書問亦然則後人哀集當無遺逸顧薨謝距今七十載獨  
子孫寶藏外無傳者它文或有可諉此書則實與國史相  
表裏其可不廣諸世以圖不朽哉淳熙末年先子嘗繕寫  
投進併高宗爲大元帥時所賜大父手書墨本孝宗嘉獎



亟命宣索宸翰真跡既奏御命有司定錫今謚中間史院取索亦嘗錄上然廣內所儲不到人間也先子方隱居每恨無力板行大父遺文而于此書尤切大有欽承遺旨食痛心充員牘幙適帑藏空匱兩膚使先後極盟鳩工鉅木太守今春宮章公尙書郎趙德甫皆助以費而尙書章公又幸爲之跋以垂信增重于天下經營涉歲工始告成久闕而傳非偶然也嗚呼宣靖炎興間中原變故國步艱難極矣一時謀議之臧否處置之當否敵騎之所以旣却而復至王室之所以再造而偏安莫不係于君子小人之進退世多措于成敗已然之見鮮有知者則是書之傳也大

有敢獨以爲私門存沒之幸哉若夫大父之精忠大節宏模碩畫則有正獻陳公晦翁朱先生與今大宗伯章公之序跋在不肖孫何敢稱述如其他書未傳大有不韙尙庶幾異日卒成先志云嘉定二年歲次乙未夏五月旣望日孫修職郎差充福建路提舉市舶司幹辦公事大有謹書余里中有巖曰瑞光去縣十許里予七八歲時嘗侍先大父遊馬巖中有丞相讀書堂大父指示諸孫曰鄉人李丞相嘗讀書于此因言丞相未達時巖主僧號丹霞能前知一日忽書四句云青著立米去皮邪時節儘先輝初莫曉其意後丞相貴顯登政府方悟前一句蓋謂靖康年號也大父又舉似丞相詩文十數篇乃留題厓壁間者往往成誦應龍從旁習其辭聞記一二至于今不忘其後稍長慨慕丞相之英風義槩欲徧求遺文而讀之苦不多見蓋鄉人無能收之者每每爲恨逮守溫陵公之孫提幹大有出



示所刊丞相三朝表劄奏議凡八十卷又總錄一卷及陳少陽盡忠錄如是居士靖康感事詩于是得盡讀公之文及見公之行事望洋而歎大喜過望若夫人以立言爲不朽以有後爲不死公之文旣得其子哀而集之又得其孫鏤而傳之將使天下之人家有其書真足以不死且不朽矣然武陽者乃公之父母邦也聞提幹將以其書之板歸于三山其何以慰鄉人之思不然他日當告于鄉郡守之好事者取其書重鏤木焉并續其家藏文集附益之庶使吾黨之後進有以稽其典型云嘉定三年九月朔朝請大夫充寶文閣待制知泉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鄒應龍謹書

忠定公三朝耆德彭壽願執鞭而不可得分符樵水適在

鄭鄉公之去世六七十載英風義槩凜凜如存敬以公所著刊于郡齋若夫出處大節前輩諸公言之詳矣彭壽竊附名以託不腐嘉定癸酉立秋日天台陳彭壽書

登自能綴文時嘗恭讀國史已知有丞相忠定公之勲烈又嘗于碑刻間誦公元宐上方詩適足以見其憂國之憤敗敗不忘自此詩之外他文蓋未之及見官書錦之鄉卽事未數月史君以公文集錄諸板且命登董其事因得盡觀其所爲文大抵英風義氣隨遇輒發其建議切而當其表奏實而忠制誥之文宏而溫諷諭之辭婉而辨賦如擬騷有正潔耿介之義詩如和陶得冲澹高遠之風至其感時託興使人有慷慨涕滂之意箴銘序贊體制雅健莫不悉有典則中興文人固不爲少要知公之氣槩益不可捨



若乃相業光明持論正大靖康以來一人而已而文直公之餘事是集刊于秋之九月成于冬之十二月其爲册三十有三爲卷一百八十集旣成史君將廣其傳誦使有位于朝有職于列者皆得味其文想其人因以彷彿其立朝之大節此其意蓋不獨爲傳遠而已也所謂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登雖無似不敢不勉迪功郎邵武軍軍學教授黃登拜手嘉定癸酉年某月某日謹跋注竊惟大丞相一代鴻儒三朝元老豐功偉烈著在國史炳若丹青出處大致名公鉅卿紀錄尤備邵武乃公之故鄉郡齋已刊奏議獨文集尙缺無以副邦人景行之思注假守繡里蒞事之餘屢加搜訪了不可得會丞相之孫制機與其族孫國錄示以全帙注盥手薰誦至于再三顧雖

不肖亦知興起鳩工刻梓屬泮師董其事凡三月而後成于以傳示將來啟迪後學注亦得以記名編末與有榮耀嘉定歲次庚辰冬十有二月朝請大夫權知邵武軍兼管內勸農事賜緋魚袋姜注謹書

余家三山寓于東報國寺實李丞相忠定公舊居之右于公諸孫間盡得拜觀徽宗欽宗高宗三朝御札批劄百餘軸與公反覆當時事宜者今具載公集中武陽舊有集辛卯春閏郡遭火燬官書散落殆盡明年之春予被簡命來此首訪公集缺五百板又明年境內稍安卽刊補之蓋公之忠義文采足以扶人心興世教而武陽公鄉邦也集尤宜存公爲靖康執政以疑忌去國首相建炎七十五日而罷紹興初羣盜蜂起用公時湖南帥江西皆席不暇煖其



所著立猶卓然光明如此使盡行其言功業詎止是耶千載而下忠臣義士覽斯文者鮮不拊膺而長歎余假守一年有半值寇荒交急之秋比公時曾不過蚤蚤疥癬耳而鬚髮爲白于以知公之爲難也追感前事識于卷末壬辰日南至長樂趙以夫書

西渡詩集一卷 舊抄本

**宋** 洪炎玉父著

宋牧仲中丞自吳中鈔寄洪炎玉父西渡集僅一卷攷焦氏經籍志玉父西渡集一卷與此本合然編首題卷第一又似不全之書何也坐上呈師川有懷駒父七律所云欣逢白雀歸華表更想黃龍出羽淵正在集中其詩局促去豫章殊遠又經籍志載洪芻駒父老圃集洪朋龜父清非

集皆止一卷此本牧仲鈔之醫士陸其清家康熙甲戌四

月漁洋山人跋

文瀾閣傳抄本

莊簡集十六卷

宋李光撰

忠惠集十卷附錄一卷

文瀾閣傳抄本

宋翟汝文撰

石林居士建康集八卷

抄本

從子謙姪藏舊抄本傳錄

**宋** 葉夢得撰

先君大卿手編建康集八卷乃大父左丞公紹興八年再鎮建康時所作詩文也別有摠集百卷昨已刊于吳興里舍姪凱任摠司酒官來索此本欲真諸郡庠併以年譜一卷授之庶廣其傳云嘉泰癸亥重陽日銘謹題



增廣箋注簡齋詩集三十卷附無任詞一卷

宋刊本

**采**竹坡胡穉仲孺箋

前有穉所編簡齋年譜暨續添詩

箋正誤簡齋之詩風格道上思力沈摯于南渡詩人中實能自樹一幟且生當北宋之季汴京板蕩臨安播遷感時撫事寄託遙深仲孺以宋人注宋詩時代既近聞見較確故是注鉤稽事實皆能得作者本意絕無浮塵掠影之談而集中所與酬贈諸人亦一一考其始末洵為讀簡齋集者所不可廢且猶是南宋舊槧首尾完善洵可貴也

少陵東坡詩出入萬卷書中與篇隱帙無不奔湊筆下固已不易盡知况復隨意模寫曲盡物態非親至其處洞知曲折亦未易得作者之意蜀趙彥材注二詩最詳讀之使人驚嘆亦有未盡處少陵留花門詩有曰連雲屯左輔

百里見積雪彥材畧而不言讀者亦謂止言其多爾此則上句足矣何用積雪之語惟能知回鶻人衣冠皆白然後少陵之意渙然

日山榮長老方丈

絕其

曰東麓雲根金沙渥注等語余嘗到山間方盡見詩意彥材蓋未知也參政簡齋陳公少在洛下已稱詩俊南渡以後身履百罹而詩益高遂以名天下雄詞傑句爭先傳誦至用事深隱處讀者撫卷茫然不暇究索曉江胡君穉仲孺約居力學日進不已得此詩酷好之隨事標注遂以成編吏部蘇公訓直愛其書屬余為叙因得細觀之貫穿百家出入釋老旁取曲引能發簡齋之秘用意亦勤矣少陵東坡二詩至多彥材以一力兼注之故雖盡平生之功而猶有所遺胡君用心既專數年之間朝夕從事而簡齋之



作不過六百篇故注釋精詳幾無餘蘊視彥材之作力不及而實過之云紹興壬子正月吉日四明樓鑰大防叙詩者注情之谿也有所感發則軼入之不可遏也其正始之源出於風騷達於陶謝放於孟王流於韋柳而集於今簡齋陳公故公之詩勢如川流滔滔汨汨靡然東注非激石而旋束峽而逸則靜正平易之態常自若也特其用意深隱不露鱗角凡採擷諸史百子以資筆端者莫不如自共己出是以人惟見其冲融澁澁深博無涯涘而已矣若夫蛟虵蜿蜒之恠交舞於後先有不能徧識也余因暇日網斷文擿所得踰十八九乃編紀歲月而悉箋之將使覽者目擊心論可撫而翫焉而或人笑之曰古今作者衆多子獨疲精神蠹鉛槧唯簡齋是好不其感歎余應之曰高涯之曝窮谷之湍非不清且美矣其源深而流長或未有如江漢者則宜以公爲正况其憂國愛民之意又與少陵無間自波谷以降誰能企之余故竊嗜焉若謂探蹟索隱曾不能發明聖經之萬一顧乃用力於此徒費光陰則余所自笑而深悔不待人言而後知也夫羊棗之好雖曾哲之所獨不當以律天下之人然天下之人豈得無好羊棗者姑留以示同志而已君無謂云紹熙改元臘月上澣竹坡胡穉仲孺識

北山小集四十卷

影寫宋刊本

宋信安程俱

後附行狀

程瑀撰

葉夢得序曰紹聖末余官丹徒信安程致道爲吳江尉有持其文示余者心固愛之願請交未能也政和間余自翰



苑罷領宮祠居吳下致道亦以上書論政事與時異籍不  
得調寓家於吳始相遇則其學問風節卓然有不獨見於  
其文者卽爲移書當路論以言求士孰不幸因此自表見  
其趣各不同若槩論其過一斥不復錄天下士幾何可以  
是盡棄之乎併上其文數十篇宰相見而驚曰今之韓退  
之也亟召見政事堂會有問之者復得聞秩然宰相知之  
未已也宣和初復召入館稍遷爲郎議者翕然始恨得之  
晚自是二十年間卒登侍從爲天子掌制命文章擅一時  
蓋嘗論當孔子時固已患直道爲難行而毀譽之不可信  
然人之有善君子未嘗不樂道其得譽常多至居下流天  
下之惡必歸焉其毀之者亦衆則直道雖不可盡行於天  
下而天下終不能廢直道方致道齟齬於初一夫搖之不

能自立及其久也雖非其素所厚善亦莫敢不謂然其善  
之效歟今觀其文精確深遠議論皆本仁義而經緯錯綜  
之際則左丘明班孟堅之用意也至於詩章兼得唐中葉  
以前名士衆體晚而在朝雖不久遇所建明尤偉蓋其爲  
人剛介自信擇於理者明所行宜失之隘不肯少取以從  
物是以善類皆相與推先惟恐失雖有不樂之者亦不敢  
秋豪加疵病信乎直道之不可終屈也嘗哀次平生所爲  
文欲屬余爲序會兵興不果後遇火焚棄殆盡稍復訪集  
尙得十四五而益以近所著爲四十卷夫天旣以是假致  
道矣乃不使盡暴其所長病痺杜門里中且十年豈在人  
者猶可以力致而天反不能相之歟不可知也紹興十年  
詔重修哲宗史復起致道領其事力辭疾不拜而以其前



欲屬余者請之堅甚致道之文固不待余言而後著也乃先衆人而知之深者莫若余乃爲論其本末歸之致道名俱今爲左朝請大夫徽猷閣待制提舉亳州明道宮云紫微舍人程公先生建炎己酉歲自太常少卿出守嘉禾作肅過之館於郡齋會左丞葉公罷政經從謁先生作肅屬耳屏間聽話言則聞公曰別去未有復見日吾二人後死者其誌先死者之墓先生曰左丞勲業未艾某不日溘先朝露當勤大手筆紹興甲子歲先生卒其子請公如約公從之僅述誌叙未及銘詩而薨然其藁今傳於世也其略曰其爲文辭在司馬遷班固之間進則掌天子命書退猶將付以太史氏之筆蓋有不可誣者焉議者謂公之誌文實踐平生然諾必不虛美以諛墓中人有以取信於學

士大夫也作肅昔爲南徐學官時偶先生卜居在焉一日裁書問文於先生先生翌日答書凡數百言其要曰昔之作者自六經百氏之書世傳之史方外之書無不讀非惟讀之而已取舍是非了然於心其粲然者我之文也而資焉者六經百氏載籍之傳而吾自得者也然而莫見其迹也嗚呼先生論文淵源如此則謂其文辭在司馬遷班固之間未爲過也頃又嘗見大參毗陵張公言先生嘗爲毗陵筦庫因見鄒忠公公與語連日奇之謂人曰程致道所謂北斗以南一人而已者也忠公德名甚重不輕許可則其所取又有出文辭之外者矣門人中吳鄭作肅序

黃孝廉蕘圃得朱槩本北山小集四十卷皆用故紙印刷驗其紙背皆乾道六年官司簿帳其印記文可辨者曰湖



州司理院新朱記曰湖州戶部贍軍酒庫記曰湖州監在  
城酒務朱記曰湖州司獄朱記曰烏程縣印曰歸安縣印  
曰監湖州都商稅務朱記意此集板刻於吳興官廨也古  
人文移案牘所用紙皆精好事後尙可它用蘇子美監進  
奏院以鬻故紙公錢祀神宴客得罪可見宋世故紙未嘗  
輕棄今官文書紙率輒薄不耐久數年之後蠹爛蟲蝕不  
復可用矣北山詩文有風骨在南宋可稱錚錚佼佼者而  
此本紙墨古雅的是淳熙以前物讀之殊不忍釋手嘉慶  
丁巳錢大昕題

黃氏手跋曰北山小集爲宋人集中罕有之本且其中多  
與吾郡典實有涉錢潛研老人取其集中文字入養新錄  
中謂他日修志可資考證噫潛研往矣是集余不能守歸  
之藝芸書舍當日家藏時無暇傳錄副本此余生平缺憾  
事也歲辛巳郡中有修志之舉遂向藝芸主人借歸傳錄  
而作一小跋記其原委歸之海虞月霄張君愛書好古收  
弃祕冊甚多著有愛日精廬藏書志於一書之源流纖悉  
畢具余所歸之書亦得附名簡末此真讀書者之藏書也  
聞余有此欲傳其副遂復從余傳錄本仍分寫予之并讐  
校之古云書經三寫魯魚亥豕自謂此寫本出余士禮居  
雖未經老人過眼然兒孫輩頗習聞校書緒論一一手校  
當不致爲鈔胥所誤回憶初得時及復寫此已歷三朝世  
有三本可爲此書幸卽可爲余補過幸安得世有好事者  
盡如月霄其人悉舉世間未見之書傳錄其副是真大樂  
事想藝芸當亦不吝余之屢假也書此以俟道光三年歲



在壬午秋七月義夫識

華陽集四十卷 舊抄本

**宋張綱撰**

洪邁序曰華陽集四十卷故參知政事資政殿學士章簡張公所著也始大觀政和間庠序宏盛彙四方僑造于京師公起朱方孤生持經術驤奮聲高一時儒先仄足斂社比三冠倫遂策崇政名爲第一天子當辰挹歎有旨濟用矣老蔡方顛國挽使聽已倡富貴有命之說連拄之且雅憎王黼爲邪弗忍識其面擢纔學館郎官坎壈過十稔澹然無嗟悔意獨玩心於內不肯頃刻輟爲文章每一落紙都人卽日傳播至汗漫棟宇建炎庚戌家鄉厄敵兵篋櫝貯藏六丁下取略盡煨燔所存僅逮百一旣檜相得志齟

齟知名士惡子組織人語言買進梯禍公在睥睨中又爲之閣筆袖手秦亡公亦老故歷歲久著錄不能多薨之明年嗣子戶部郎中堅銳蒐拾論次合八百五十九篇將刊鏤垂世未克而沒後二十三年慈孫池州使君釜乃出捐家貲板實郡學邁首得其書伏讀之大抵制詞嚴而縟表疏拳拳主敬雖莫齒退休未嘗以一篇情人代作而講筵故事十九章剴切明白如論仁宗得君人之道舜不窮其民光武開心見誠唐太宗察上封者之姦憲宗御下有術文宗不能正陳夷行唯阿之罪皆反復致志因事納忠非若等輩區區備課呈而已池州以書索序顧晚出遼絕欲謝不敢念昔者辱與戶部游而伯氏文惠公奉使淮東時築亭結樓於官舍公爲賦兩詩酒琰搖江波吞翠壁之



句至今諷味在口輒藉以自恕然甚慙公自稱曰華陽老人集用是以名紹熙二年三月十六日序

先君性耆學壯歲讀書至忘寢膳自肄業上庠以至官中都著述無虛日任館職最久與一時名公賡和尤富建炎己酉金師南渡犯浙東明年三月北歸所過焚剽無噍類先君方待浙憲闕居金壇倉邊挈家奔句曲之西館戴氏一夕兵卒至家人僅以身免去未一里而烈焰屬天由是數十年手澤悉爲煨燼無餘迨戎馬息驚魂猶未定而奏丞相當國士大夫以文墨賈竒禍斥逐流放踵相躡于道先君念太夫人年益高無兼侍秦又挾微憾疑不附已常恐一旦貽親憂遂絕意辭翰嘗爲大理卿譚公哀辭有主應知己用人豈法家流之句旣出好事者口語籍籍幾爲

所醞釀因此愈自晦屏去筆硯二十餘年或譖以文字之職一切力辭遇勝日袖手危坐命子孫讀古人佳製以寄幽賞秦相卒先君蒙光堯壽聖皇帝擢登政府旋再辭祿以歸時年已七十六閑居又八年而卽世晚景多病頗近藥石雖時時歌詠太平然精勤刻苦不能如疇昔矣堅不孝遭大罰號慕之餘哀集遺文以類編次僅得外制二百二十二表疏九十八奏劄六十八故事十九講義十九啟八十四雜文七十六古律詩二百三十九樂府三十四釐爲四十卷以先君自號華陽老人目之曰華陽集集中有宣政靖康間所作詩文數十篇皆綴拾於殘編斷簡之末或親舊口所傳誦十不存一二唯尙書解三十卷乃先君爲學官日所作講義訓諸生者闔士集而成書別本刊行



鳴呼先君力學起家不幸遭兵火畏權臣故文章之傳後世者止於如此敢撫其實載集尾以俟立言君子爲之叙乾道三年九月朔孤子堅泣血書

先大父平時刻意辭章老且不倦不幸厄於建炎兵火而殘編斷簡得之煨燼之餘又不幸沮於秦丞相以深文鉗天下舌而片言隻字莫敢出諸口比及秦亡而大父已告老然遇佳時勝賞猶時時技養發於吟詠故身後裒集之文僅如是而正先叔寶文久欲鋟之木而志弗遂釜假守浦之明年郡事稍閒因取所編復加訂正以成先叔之志云紹興改元冬十二月孫朝奉大夫權知池州軍州兼管內勸農營田事釜謹書

茗溪集五十五卷目錄三卷

舊抄本

宋劉一止撰

沈忠敏公龜溪集十二卷

舊抄本

宋沈與求撰

叔椿少時聞龜溪先生以文鳴當世及長從搢紳賢士遊又聞以直道結主知以盛名諧人望由是歷霜臺冠常伯兼翰苑兩總天官進參機務再秉事樞崇論宏議鴻文大冊天下傳而誦之謂盧楊燕許復出矣叔椿每得一篇箚而藏之如獲至寶每以不及全見斯文爲恨淳熙紀號之三禩參政姚公以天子大臣來守泉越數月政清訟簡出龜谿所爲文十二卷命叔椿爲之讎正玩味不能釋手留月餘始克歸其書又俾爲之叙竊喜附名不朽有榮耀焉乃不辭而承公命嘗觀皇朝晏元獻公被遇仁宗而富文



忠公繼登揆路冰清玉潤勲業宏茂載在史冊後世歆艷  
龜谿公丈人行也其名德相望前後輝映又能集其文而  
流布之益昭述作之懿顧不韙歟先生諱與求字必先仕  
至知樞密院事紹興七年六月薨于位若平生出處之大  
方則有給事劉公一止狀其行事爲詳茲不復列四年三  
月一日從事郎兗州學教授永嘉張叔椿序

栢欄先生文集二十五卷 舊抄本

**宋**承事郎守左正言主管江州太平觀賜緋魚袋鄧肅志

**宏**撰

胡瓊序 正德己卯

林攷序 同上

屏山集二十卷 明刊本

宋文靖公劉子翬著 前有墓表

朱子諡議 張礪撰 覆議 鄭起

潛撰

人之大倫五而朋友居其一焉可謂重矣哉師道尊人生  
有三事之如一師之謂也顧不列於大倫者以朋友兼之  
也是以其服同止於總而已朋友之道親如兄弟相結以  
誠相責以善相與切磋扶持必期至於有成而後已故古  
人所謂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也後世之  
所謂朋友者亦苟然而已予與彥冲居相鄰世相好而臭  
味又同然予少出遊四方迨中年始獲見於里中潭川之  
上籍水之濱杖屨往來彈琴賦詩商今略古每見必有所  
益間數日不見則必折簡相招襍被對牀所以啟發蒙陋  
者多矣其有闕失必宛轉諷諭不但已也予方以親依恆



所願爲幸乃遽哭其喪是年予蓋六十有一而彥冲甫四十七以如斯人而止於斯痛念疇昔分好而琢磨之助遂絕望豈不重可哀邪越十有三年其嗣子珩始編次其遺文凡得古賦古律詩記銘章奏議論二十卷目曰屏山集屬予爲序嗚呼彥冲不可得而見矣讀其文如見其爲人庶可以少紓莞結之思乎彥冲天資卓異而屬意高深於書無所不讀語不妄發與人交淡而耐久初無所假借鄉人子弟來見必與之欵曲告以孝弟忠信之道而勉其學業由是薰而爲善士者多矣世俗日益偷薄面相諛說則惟予與汝而已轉背則相非毀甚則相爲仇敵朋友之道不幾於喪乎念死者之不可作也因感激爲之書如彥冲之文豈假予言而後傳哉紹興三十年六月朔籍溪胡憲

序

屏山先生文集二十卷先生嗣子珩所編次已定可繕寫先生啓手足時珩年甚幼以故平生遺文多所散逸後十餘年始復訪求以補家書之闕則皆傳寫失真同異參錯而不可讀矣於是反復讎訂又十餘年然後此二十卷者始克成書無大譌謬熹以門牆灑掃之舊幸獲與討論焉竊以爲先生文辭之偉固足以驚一世之耳目然其精微之學靜退之風形於文墨有足以發蒙蔽而銷鄙吝之萌者尤覽者所宜盡心也因書其後以告後之君子云乾道癸巳七月庚戌門人朱某謹書

南蘭陵孫尚書大全文集七十卷

明初抄本

王文恪公藏書

朱孫觀撰

觀有鴻慶居士集四十二卷內簡尺牘十卷



俱行于世而大全集則未之多見此本爲王文恪公舊藏  
葉氏石君手校中有據鴻慶集補入者石君手抄附每卷  
末每冊首有濟之

王文恪公字葉萬印記

大凡文人才士少之時屈首受書未能多閱天下之義理  
壯則從事四方志有所分及其老也血氣旣衰聰明隨之  
雖有著述鮮克名家此古今之通患也其或軼羣邁往賦  
才獨異而復天假之年磨淬鍛鍊重之以江山之功名章  
雋語少而成壯而盈晚而愈精有若戶部尙書晉陵孫公  
蓋千萬人中時一遇焉公生於元豐辛酉當大觀政和間  
士惟王氏三經義字說是習而公博學篤志如韓退之  
部所試可無學而能者第進士冠詞科筆勢翩翩高出流  
輩將及知命靖康叔擾爲執法爲詞臣旋由瑣闥歷吏戶

長貳連守大邦其章疏制誥表奏往往如陸敬輿明辯駿  
發每一篇出世爭傳誦紹興而後遭值口語斥居象郡久  
之歸隱太湖上捨蠻蛋而狎鷗鷺去茅葦而友松菊所得  
繡北堂萬卷之鈔袖明光起草之手默觀物化吟咏性情  
煙波萬頃納之胸次風雲變態日接于前如是二紀於是  
不可勝計母恠乎筆端之衮衮也天門忽開訢章上達論  
議次對璽書繼下年雖耄老親爲謝表至於宰執侍從臺  
諫則人致一啓各出新意其用事屬辭少壯所不逮又後  
十載當孝宗朝嘗命類編蔡京王黼等事實上之史官此  
與伏生年九十餘詔太常往受尙書何異是豈可以他人  
老少常理論也哉沒旣一世其子興國太守僉以書謂必  
大曰先君文彙中更兵燼存者無幾而閩蜀所刻復雜翟



忠惠之文大懼不足傳信今定爲十四卷其未備者哀次  
爲集爲我序之憶乾道丁亥遇公陽羨公八十有七矣論  
文之餘語及前朝舊事健論滔滔如洪河東注緒言纏纏  
如聚蠶繅絲屢更僕不能休然後知公非文鋒不可當而  
老如趙充國猶善爲兵也茲幸挂名集端因具列之近歲  
吏部侍郎葛公立方作韻語陽秋載東坡自海南歸公方  
髻亂坡命對衡門稚子璠璣器公應聲云翰苑仙人錦繡  
腸坡嘆曰真璠璣也以公早慧固應有此然坡北歸實靖  
國辛巳公已二十一得非元豐丁丑自便還常公纔五歲  
時乎所記訛耳鄉人旣戶傳亦不得而略也公諱覲字仲  
益嘗以龍圖閣學士提舉南京鴻慶宮故自號鴻慶居士  
云慶元五年十一月日少傅觀文殿大學士致仕益國公

周必大序

葉氏手跋曰右孫尙書大全集七十卷王文恪公抄藏本  
中多差謬脫落時無善本全校將鴻慶居士集參校一次  
其所補入皆其集中文也因性拙懶於抄謄故所錄皆草  
草云順治九年五月初六日葉石君識

又曰此書向爲從兄林宗借去久未得歸幾十年矣乙巳  
之春林宗卒爲之整理書籍始得檢歸從此可以相携于  
老境云康熙四年三月廿六日南陽轂道人識

又曰昔歐蘇教興文章大變從茲而降名人碩士之尸而  
祝者廬陵眉山其首庸也靖康南渡大家有四翟公巽汪  
浮溪先石林公暨孫鴻慶是也向讀鴻慶居士集愛其流  
麗秀美無洛中校腐氣後得茲集知古人文章湮沒者不



可勝數再訪翟集藏書家皆不見存有云已雜入孫集中  
據茲集則此言爲未可信也汪止有文粹先石林公集虞  
山太史曾有之已爲絳雲之劫灰止購得建康集一種而  
其文方嚴簡重與孫殊致然皆取法於歐蘇而不敢越其  
架矐者也余嘗論古今文章變化因革自有定準漢魏尙  
矣六朝以後風氣靡縟韓昌黎變今而古之其後佶屈聱  
牙流濫甚矣歐蘇則變古而今之四公之出適值其盛流  
元及明漸以衰止安得有挽回氣化者與之振起頽風邪  
再四繙閱不無三嘆因書所懷於末他年全具四公之集  
而縱觀之則知所變矣時康熙四年九月日記去虞山太  
史之沒周有餘矣南陽道韞

錢氏手跋曰孫仲益以文章名世而宋史薄其人不可爲立

傳唯藝文志載其所撰鴻慶集四十二卷此本題云南蘭  
陵孫尚書大全集凡七十卷係王文恪公家藏本後歸葉  
石君氏曾以鴻慶集參校增補最爲精審今爲周漪塘明  
經所得仲益專主和議又汙張楚僞命讀其文於呂惠卿  
莫儔万侯嵩譽之不容口而詆陳東李光尤力幾於無是  
非之心者然其駢偶之工自汪彥章而外殆罕其匹譬之  
河鯁江瑤柱雖知其有毒不能不一朶頤也乾隆辛亥七  
夕竹汀居士錢大昕題

高東溪先生文集二卷附錄一卷

舊抄本

宋高登撰

雪溪詩五卷

舊抄本

宋穎人王銍撰



東萊先生詩集二十卷

精抄本

宋呂本中居仁撰

陸游序 慶元二年

文集莫盛于唐亦莫盛于本朝唐則韓退之柳子厚本朝則歐陽文忠公實爲之冠是數公固出類拔萃巍巍乎不可尙已編次而行于世退之則李漢子厚則夢得文忠公則東坡先生或其門人或其故舊又皆與數公深相知蓋知之不深則歲月先後是非去取往往顛倒錯亂不可以傳近世張文潛秦少游之流其遺文例遭此患知與不知之異也東萊呂公居仁以詩名一世使山谷老人在其推稱宜不在陳無已下然卽世多歷年所而編次者竟無人焉墨客詞人相視太息曰公所謂知吾者希則我者貴歟

儀真沈公宗師名卿之子少卓犖有奇志方黨禁未解時不顧流俗專與元祐故家厚公尤知之往來酬唱最多沈公之子公雅以通家子弟從公游公稱之甚乾道初元幾就養吳郡時公雅自尙書郎擢守是邦暇日哀集公詩略無遺者次第歲月爲二十通銀板置之郡齋蓋公之知沈氏父子也深故公雅編次之也備幾亦受知于公者也公雅用是屬幾題其後竊自伏念與公皆生于元豐甲子又相與有連雅相好也紹興辛亥幾避地柳州公在桂林是時年皆未五十公之詩固已獨步海內幾亦妄意學作詩公一日寄近詩來幾次其韻因作書請問句律公察我至誠教我甚至且曰和章固佳本中猶竊以爲少新意又曰詩卷熟讀治擇工夫已勝而波瀾尙未濶欲波瀾之濶須



令規模宏放以涵養吾氣而後可規模既大波瀾自濶少  
加治擇功已倍于古矣幾受而書諸紳今三十有六年顧  
視少作多可愧悔既老且病無復新功而公之墓木拱矣  
觀遺文爲之絕歎因記公教我之言于篇末使後生知前  
輩相與情實如此且以見幾于公之言雖老不忘也乾道  
二年四月六日贛川曾幾題

胡忠簡先生文選九卷

精抄本

**宋胡銓撰**

故澹菴先生資政殿學士忠簡胡公中興人物未能或之  
雙也紹興戊午高宗皇帝以顯仁皇太后駕未返不得已  
以大事小屈尊和戎先生上書力争至迄斬宰相在廷大  
驚金敵聞之募其書千金三日得之君臣奪氣知中國有

人奉皇太后以歸自是敵騎不南者三十年昔魯仲連不  
肯帝秦秦軍聞之却五十里後人疑之以爲說士之夸辭  
以今揆古古爲夸矣以今觀今今亦夸乎信所見疑所聞  
古今一也吾宋之安疆不以百萬之師而以先生之一言  
後之人聞之者焉知不若今之人聞仲連之事者乎亦以  
爲夸未可知也若今之人親見先生之事則誰以爲夸者  
今事之夸與否可信與否不較也使後之人無所疑於古  
之人者先生于今不信古奚病焉後不信今必當有時而  
無不信者逢其時思其人嗚呼先生之功其遠矣乎先生  
之文肖其爲人其議論閎以挺其記序古以則其代言典  
而實其書事約而悉其爲詩蓋自抵斥時宰謫置嶺海愁  
狄酸骨饑烏血牙風呻雨喟濤瀟波詭有非人間世之所



堪耐者宜養於心而反昌於詩視李杜夜郎夔子之音益  
加恢竒云至於騷辭涵茫蘄萃鉢剗刻屈挾天之幽洩神  
之秘槁瘼而不瘁恫愀而不懟自宋玉而下不論也靈均  
以來一人而已夫是數者得其一猶足以行於今而傳于  
後而况萃其百者乎何其盛也先生旣沒後二十年其子  
澹與其族子渙族孫祕裒集先生之詩文七十卷目曰澹  
菴文集欲刻版以傳貧未能也之官中都舟過池陽太守  
蔡侯必勝相見因問家集慨然請其書刻之命郡文學周  
南董振之學錄何巨源校讐之未就而蔡侯移官山陽雷  
侯孝友顏侯棫踵成之嗟乎先生之功被于中國名震于  
敵國文範於學者學者得其片言半簡猶寶之師之求見  
其書之全何可得也今三侯獨能刻而傳之以惠學者夫

先生此集爲之百年而始成使學者得之今乃一日而盡  
見三侯之用心可不謂之賢矣哉而蔡侯首發其端可不  
謂尤賢矣哉萬里嘗學於先生者先生之言曰道六經而  
文未必六經者有之矣道不六經而文必六經者無之先  
生之文其所自出蓋淵矣乎而萬里何足以知之先生廬  
陵薊城人諱銓字邦衡澹菴其自號也若其世系歷官行  
事則丞相益國周公書之於神道碑云慶元五年己未八  
月二十八日通議大夫寶文閣待制學士致仕門人楊萬  
里序

鄭忠愍公北山文集三十卷

抄本

宋鄭剛中撰

自序曰北山初集卽余所謂笑腹編也余以紹興己卯至



甲子歲所錄文字自號北山中集笑腹編則宣和辛丑至乙卯歲中所錄者因號初集若辛丑以前見於紙筆者皆爲盜所火不復能記憶矣甲子而後時時因事有藁老懶雜置篋中他日有能爲余收拾者否所未能知也紹興甲子十月日序

北山初中二集先君所自名且手所分類也蓋錄宣和辛丑至紹興甲子歲所作之文良嗣因以第其卷不敢有變易後集則遷篋中號藁藁者良嗣放初中而編次之自戊辰至甲戌歲無遺焉總三集爲三十卷凡一千二百一十四篇仍以年譜冠于篇首庶幾覽者按譜玩辭得以見出處之大致若乃甲子戊辰之間數載先君方經理西南公餘撰述亦富而携藁之桂陽以橫逆故亡失良嗣纔能省

記一二以附于中集之後繼此或訪尋有得當爲別集以補其闕先君之序初集也其末云甲子而後時時因事有藁老懶雜置篋中他日有能爲收拾者否嗚呼頃所亡失乃爾是豈逆知其然耶不肖孤無以塞責徒悒悒抱恨而重惟先君一生無他嗜好惟簡編硯墨未始以居艱治劇而輟蓋所樂者在是也少之時業科舉其所爲文學者爭誦讀之而雅不自喜故弗見於集三集之外有周易窺餘十五卷晚年精力殆畢於此書又有經史專音左氏九六編及其他雜著皆可傳于世今刊行自三集始乾道癸巳夏朔旦男良嗣拜手謹識

侍郎葛公歸愚集十卷

舊抄本

宋葛立方撰



宋范浚撰門人高梅編

士以志道爲先而志道以養氣爲本氣全則道存氣喪則道亡故達而在上任天下之重安國家利社稷進賢退不肖收功於無窮者氣也窮而在下守聖賢之道權古今明治忽是是而非非立言於不朽者亦氣也苟氣之不養則達而在上或充詘於富貴以得失爲患則道不行矣窮而在下或隕穫於貧賤以紛華爲悅則道不守矣不守不行氣喪而道亡則烏能收功無窮立言不朽哉是則氣之在人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舉不可以不養也吾之先友香溪先生以養氣爲本而立言不朽者歟先生居香溪之上自少至老篤學而贍於文探道而不以世故嬰其

慮其家父祖爲名卿賢刺史昆弟各登仕籍而先生了無仕進意今天子卽位之初詔復制舉賢良方正之士當時公卿有以先生應詔者先生力辭之余嘗過香溪之上而訪先生焉先生危坐一室塵埃棲戶牖而凝几席敗幃故器所不供而先生貌充體胖神宇泰然其言經術如親得聖人而授其旨其論成敗事如目擊而身履之已而出示所作文則辯博而峻整正與向所言論者相表裏終日與之坐而無一語及世間事此非志於道而全其氣者能若是乎是日先生謂余曰是間山水清遠子能卜居以從吾游乎余方累於世故從官遠方漂流異鄉及歸而先生沒已十年方悼若人之不淑而吾無與居也一日先生猶子元卿過余曰叔父平昔爲文至多今不欲祕於家而



出與世共之力有未辦則先刻其詩賦論議雜著爲二十  
二卷行於時子嘗與叔父厚願敘以冠其首嗟夫昔鹿門  
子著書而自敘之曰醉士隱于鹿門不醉則游不游則息  
息于道思其所未至息于文慚其所未周古聖王旌山夫  
谷民之善者意在斯乎今先生不醉不游直息於道而寓  
之文耳平時不以外慕累其心若求旌於時亦豈先生著  
書立言之本意哉故述其志道養氣之實以見素所蘊云  
先生姓范氏名浚字茂明而元卿名端臣今亦以文知名  
方有志於世者紹興三十一年四月十三日同郡陳巖肖  
敘

子朱子集注孟子全載范浚心箴由是天下莫不聞其名  
且與天壤俱敝也浚字茂明婺之蘭江人因其里居稱香  
溪先生祠於學宮舊矣師道幼卽訪其文集不可得嘗讀  
默成潘公與范賢良書而知其交讀徐忠壯公微言傳而  
知其所取又得前輩誦傳姑蘇臺賦雜興諸詩滋欲見其  
餘而仁山金氏四書考證謂范集近亡以金之洽聞而云  
然殆無有矣居其鄉思其人而不誦其詩而讀其書不能  
不致予恨焉至順辛未始得先生文七卷於親友應氏家  
蓋其首編也陳君巖肖序稱從子端臣右史所纂文二十  
二卷則逸者尙多一日先生族孫俊來言家藏缺自一至  
五卷惜其無從補也於是忻然畀之足以成編嗚呼百年  
之閱一朝而顯兩家之藏不期而合抑亦有數存其間耶  
先生當紹興中舉賢良方正以秦檜當國不起大節偉矣  
其學多本于經貫穿精覈諸文皆蘄絕矯健鑿鑿明整卓



然名家鄉先正有集蓋自先生始也古之賢者嘗患無子孫之傳而有子孫者每惡其不知學近時范氏之族豈乏富貴者恨其不能爲先生置祠奉嘗至於斯集之傳又不過當時一餉費耳浮榮悖貨倏焉澌盡而不亡者固自若亦足以有傲矣今右史裔孫元璣念殘集之復完懇泯沒之荐至首刊數卷將率其族中之力而終之不公其美又以右史蒙集未及刊則以其與香溪唱酬諸詩附見焉俾子序其事予於是編固願有述文嘉元璣之能光昭其先庶幾賢子孫已凡與於此者豈不與有榮乎年月日後學里生吳師道序

太倉稊米集七十卷

舊抄本

**宋周紫芝撰**

格闕外有浣香居鈔本五字

始余來東南聞士夫誦幸掾周公少隱時文每擊節歎賞以謂清新偉麗自成一家非真有悟解不能名一世獨恨不覩其全逮守九江之明年歲次甲申冬至後三日今吏部侍郎陳君季陵經從集庾樓上出公太倉稊米集七十卷命余爲序是時敵再犯淮沿江郡多故欲讀未暇乾道改元乙酉春和議成邊城徹備民訟少得餘力觀書一日卧愛日堂取公古律詩記銘書序雜著數十伯篇細讀而哦之竊駭古人關鍵難名之妙公盡驅入筆端蓋前輩文采專以格致爲高垂世不朽端不偶然噫此豈可以新學小生口舌辨哉然王震序曾南豐之文謝克家序陳後山之詩或謂巨題晚進不當爲若余則于天下无所畏讀余序迺知當爲不當爲自有定論而公之文雖不待序而必



傳無疑也左朝議大夫充敷文閣待制知江州軍州提舉  
學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使眉山唐文若序

宣人之爲詩蓋祖梅聖俞聖俞以詩鳴慶厯嘉祐間歐范  
尹蘇諸鉅公皆推尊之後百餘年復得竹坡先生繼其聲  
而周與梅在宣爲著姓且親舊家也竹坡同時有王次卿  
曾彥邦道常三人者皆能詩王死于兵不復傳彥邦學爲  
詩而未至道常筆力頗過彥邦其後亦無聞惟竹坡之詩  
聲厭服江左天麟未第時從竹坡游公謂余曰作詩先嚴  
格律然後及句法子得此語于張文潛李端叔故以告子  
且言郭功父徒竊虛稱在詩家最無法度天麟欽佩此語  
退而學詩不敢越尺寸久而自定然後知公之善教人前  
年過九江公家在焉往拜遺像哭而弔其孤誦其遺文以

語太守唐立夫舍人立夫急取公文集相與閱于庾樓上  
讀之聲震左右立夫最重許可至是擊節且爲序之竹坡  
于書無所不讀發而爲文章不讓古作者其詩清麗典雅  
雖梅聖俞當避路在山谷後山派中亦爲小宗矣彼郭功  
父輩執鞭請事可也官晚而名不達自興國守罷居九江  
貧不能歸宣城而江山之勝益爲晚助云公名紫芝字少  
隱乾道丁亥上元左朝散郎充集英殿修撰知襄陽軍府  
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使充京西南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  
管兼提領措置屯田陳天麟序

自序曰昔余爲童子未冠入鄉校方學爲科舉文文成掌  
教者善之于是長者稍從而稱其能焉余曰是足以得名  
不足以名是也乃喜誦前人之文與其詩往往爲之廢業



而前日之稱其能者悉哈之不齒也一日先君戲爲客言  
是子肩有詩骨在法當窮而又好詩窮固必矣自是好之  
不衰如人嗜酒日甚一日然卒亦不能工也中年取少時  
所作而誦之悉皆棄去可嘔也老來取中年所作而誦之  
則又皆棄去可笑也今老矣而竟不能佳安知他人誦之  
不嘔且笑耶小兒曹未嘗學之不識詩病誤以爲好而撥  
拾其遺得若干卷錄而藏之問名于余余告之曰文章一  
小技于道未爲尊也使有補于世數猶殆庶幾不然徒費  
紙札耳不足錄也昔者山谷先生書告其甥曰文章直是  
太倉一稊米耳黃公之文可與馬遷楊雄劉向之徒相爲  
表裏若其詩則杜子美蘇子瞻而下不數也而猶小之如  
此况不逮其萬有一者乎後數年而集亡當于東家醬甌  
上求之其必有得矣

陳公紹跋曰稊米集宣城周左司少隱之詩文也公之所  
作哀聚成集旣沒而未傳乾道丙戌其鄉人殿撰陳公天  
麟帥襄陽始鋟諸木然校勘之不精刻畫之外錯凡三百  
八十有五而爲字千餘淳熙辛丑春公紹赴襄陽學官任  
道過九江見左司之仲子疇得其家藏善本比至重加是  
正命工修整庶幾觀者靡有疑時淳熙癸卯孟夏中澣謹  
誌

竹洲文集二十卷附錄一卷

明宏治刊本

汲古閣藏書

宋吳儆撰

簿面竹洲集上下八字係毛氏子晉手書

臣資深言臣曾祖臣儆所著文集二十卷繕寫成帙謹詣  
登聞檢院投進者哀輯陳編悵祖風之悠邈遭逢聖世希



宸渥之褒揚進瀆闕庭退忘鄙野臣實惶實懼頓首頓首  
臣竊以唐宗觀故笏猶思魏證之賢孝廟序遺文誕錫蘇  
軾之謚或睠求於數世或褒表於再傳伊人之懷惟道所  
在臣伏念曾祖臣儻生而坎壈志則激昂抱膝長吟以伊  
呂而自許著書垂世非孔孟則不談才狹埜紘氣吞中外  
係單于之頸視表餌之策非疏寢淮南之謀於社稷之臣  
爲近擬若偉節著于當時載觀乾淳之間實號人物之盛  
朱熹鳴於古歛張栻顯於長沙浙左二呂之典刑江西兩  
陸之標致靡不相友咸與齊聲故在膠庠則其行尊歷州  
縣則其用顯府臺論薦交章公車旒展歎嘉興思當寧雖  
懷才之甚遠竟賚志以莫施然禮樂彬彬尙多河汾之弟  
子而日月炳炳猶存屈氏之離騷儻待時而獲彰庶流芳

之不泯恭惟皇帝陛下綱維治統寤寐英賢聞鉅鹿良將  
之名思得復用讀上林子虛之賦恨不同時蓋嘗振發潛  
光褒錄往哲凡曰先臣之雅舊皆蒙謚典之徽稱忍令太  
陽之華尙遺枯骨獨使九泉之恨空結營魂臣隕涕潛然  
織書惕若敢冀燕閒之賜覽特昭鴻霈以易名起地下之  
修文死猶可作效身後之結草義其敢忘臣所繕寫曾祖  
臣儻文集總爲一十冊謹囊封隨表上進以聞臣冒犯天  
威無任激切屏營之至臣實惶實懼頓首頓首謹言嘉熙  
二年十一月一日徽州布衣臣吳資深上表

雲漢昭回日星光潔天之華也川嶽之融峙草木之織穠  
地之華也天秩天叙之彙皇墳帝典之經人之華也然皆  
一本於自然耳元氣霏霏而不結明河澹澹以流光天何



意於華哉山澤悉付於高平萬象自爲於容色地何意於  
華哉赤圖馬負於霧河綠字龜呈於溼洛聖人亦何心於  
華哉大抵乾坤列而道闡聖賢出而道鳴器巨者其聲宏  
量淺者其詞薄才雋而言卓德厚而言醇氣餒而言卑道  
長而言遠表裏符華實貫斷斷不誣其可握而長之哉竹  
洲抱負不羣志氣激烈思欲提精兵十萬直入穹廬繫單  
于而獻闕下蓋一飯不忘也迨其見之詞章則峭直而紆  
餘嚴潔而平澹質而不俚華而非雕穆乎郁乎有正笏垂  
紳雍容廊廟之風平生湖海之氣抑何不類若是邪蓋公  
太學十年交當世士所以涉歷者爲甚深而公與其兄受  
徒棣華旁近數州之士從之游者歲常數百所以陶育大  
醇者爲尤至晚而湘南又親得南軒鍼砭而切磋之至是

蓋無遺憾矣然則學者讀公之言必當觀公之所養則本  
未源流庶乎有所攷也雖然由唐而來數百年間風人才  
士大編長軸欲以自見於斯世者殆海藏山委而世或厭  
觀之今觀公之集大而國家之務細而州縣之政又微而  
民生日用之則亶亶卷卷不絕於口舉而措之天下謂之  
事業又豈止詞章而已然儲屋而施狹曾不得盡見於世  
天也公昔上殿論事磊落竒偉孝皇一見竒之畀以海陵  
之符而言者驚異卒躋其行嗚呼吳江賦鸚鵡落筆超羣  
英鷲鸚啄孤鳳千春傷我情自昔固然也而又何有伯休  
元瑜輩哉千載之下悲公何窮然詩卷長留天地間釣竿  
欲拂珊瑚樹而公固不窮也珎生也晚眎公蓋前輩而公  
之子載將梓公之集欲珎一言於篇末蓋累年於此矣而



公之孫欽又復申言之誼不得以晚學辭也乃敬書而歸之端平乙未閏秋之朔敷文閣學士通奉大夫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休寧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戶賜紫金魚袋程秘謹書

尙論人物當自其世觀之建紹乾淳間人才項背相望於斯爲盛吾郡竹洲先生吳公氣蓋一時名聲大震事業亦雋偉大略見於龍川陳公贈言其文章則雄深古雅蔚有先漢風非若世之務艱險以爲奇事雕鐫以爲新也士及門經指授作文皆有法度往往多爲聞人端明程公亦已鋪陳而摘張之不知此皆先生之細耳先生與張南軒諸儒先交漸摩薰陶文行兼備而尤孝於親姑取一事評之方自永寧郡丞終更陞對孝皇奇之卽日擢守邕筦且促

趨成駿駿鄉用矣以親老迎養弗便願尋香火之緣爰卽所居葺園池亭館曰具壺觴招致其親所親相好者徜徉其中以爲親娛時作歌詩父子自相屬和將終吾身焉夫人生莫樂於得君今一言寤主立命往鎮南邦非樂歟人生莫樂於行志生平慷慨有志事功是行也可以一展抱負非樂歟然先生不以結知萬乘爲喜而以得遂事親之情爲喜不以可行吾志爲快而以得盡愛親之道爲快其自處於寂寞之濱未嘗有幾微見於顏面是舉天下之樂無以易其娛親之樂也沒五十有六年當嘉熙三年一夕見夢其曾孫資深曰內相程公序吾文固美而未及吾孝行何耶蓋端明先爲內相云爾此其一念在孝死猶不忘豈徒樂以言語文字聞於世而已昔杜工部以世人誤讀



其八陣圖詩亦見夢坡翁亟自解說今先生之見夢不在  
文詞而在孝行不以語他人而惟以詔其雲仍賢於工部  
遠矣是可不書爲文人才士者告哉聖天子方以文孝移  
風俗資深旣哀輯遺文囊封上進以備乙覽而與其父鉉  
每見必惓惓屬爲書此夢焉是真能世其家者宜牽聯得  
書云淳祐七年十月二十七日朝議大夫行監察御史兼  
起居郎歙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後學呂午謹書

歙睦桑蔭相屬錦溪迫境上竹洲先生往來膠庠必寄徑  
一日歸屨遽甚先叔祖追餽魚酒竹洲公緣道採野菜開  
尊逆旅芼魚以薦曰竒味也苦益菜芼魚自吳益恭始楊  
祖諸父猶獲接音吐家庭之詔偶及是曰前輩勁氣不忘  
七筋間如此歲辛卯楊祖過歙得文集於其孫元鼎奏篇

切切多苦語其論恢復大計謂進太銳退太速屢失事機  
寢至自沮嘆曰至論也後八年元鼎又攜來京再讀之掩  
卷重嘆因思南軒書剛強勇三說爲贈言誠得切嗟義楊  
祖謂恢復至論惟剛強勇者能發之使出熟軟媚耳目者  
口必將隨時論進退以陷於沮無疑也九京可作願畢斯  
言使後生晚輩猶畧識苦菜芼魚風味元鼎蒐討其先世  
逸語方切聞之喜固要楊祖書辭弗獲如坐以僭將奚辭  
嘉熙戊戌三月旣望錦溪洪楊祖敬書

墳生晚想慕乾淳人物每形之夢寐蓋于時東南偉彥參  
錯相望若雲之蒸新安二吳公名亦堂播海寓乃今取竹  
洲翁文觀之崕峭軒特如怒蛟出水濤勢震湃數十年後  
不及卽其聲容猶能駭聳人毛骨則南軒贈言龍川序引



印乎其不誣矣。墳學未知方生，平頗亦好奇，見闖闖餘子，輒悶欲睡去。思得如翁者，親炙焉，恨世且不能有，琅誦遺集爲之起色。三歎嘉熙改元冬十月辛巳，外曾孫壻古鄧陳墳敬書。

程敏政重刊序

宏治癸丑

方舟集二十四卷

文瀾閣傳抄本

宋李石撰

網山集十卷

抄本

**宋**福清林亦之學可撰

學必有師，師必有傳人。楊雄之徒以侯芭爲傳人，授業河汾之門者衆矣。以董常爲傳人，侯董皆窮鄉匹士，功業不著于世，而師道之傳在焉。隆乾間南方學者皆師艾軒先

生席下，生常數百人，而貴顯者相望然。自先生在時，言高第必曰網山。後先生卒六十載，學者論次先生嫡傳亦必曰網山。夫未過一布衣，死則死矣，而能亢其名與當世大儒並行，非孟氏所謂豪傑之士乎？余嘗評艾軒先生文高處逼檀弓，穀梁平處猶與韓並驅，他人極力摹擬不見其峻潔而古奧者，惟見其寂寥而稀短者。縱使逼真或可亂真，猶虎賁之似蔡邕也，優孟之似孫叔也，有若之似夫子也。形也至于網山，論著句句字字足以明周公之意，得少林之髓矣。其律詩高妙者絕類唐人，疑老師當避其鋒。他文稱是然甫五十而死，子名簡子，字綺伯，客死其後遂絕。余童子時師事綺伯，又與網山之嫡孫行林侯肅翁交友。肅翁旣序其遺文矣，克莊復識其後。網山林氏名亦之，字



學可福清人一號月魚先生前史官劉克莊序

儒者之學難成矣學成而窮不售則以空言傳此不能于人能于天者也然巖谷之藏草木俱化非附青雲之士則姓氏且就湮滅其言豈盡傳哉是區區者可必乎或曰芒芒之生宇宙一律其間傑然以人物名者千百年幾見哉于人物之中卓然有見于斯道者又幾見哉雖不幸擯弃于人以死意其言語文字之遺鬼神必且珍惜之決不至委擲于他日今夫泮沚禪仍衰榮倏忽其摧敗朽落鼓萬物者何嘗少靳之至若劍埋鼎沉一混泥滓則精芒夜出妖怪見焉必使華赫震耀而後已豈非以其不輕得故亦不輕委歟見伏遲速特以時爾然以余觀之月魚氏竊惑焉據槁梧吟空山生無一事如其意年纔五十死死未五

十年而子孫瓶盎不守松楸且幾禿身前後之窮有不可道說者遺文僅數卷獨吾徒猶有知之至示之他人莫不掩鼻嚇去是豈能必傳者哉果傳也不應擲弃如是倘所謂鬼神是耶非耶雖然未可以耳目懸斷也千載而下烏知不有月魚者乎人心具存太虛無恙然而無有乎爾孰曰無有乎爾或者之說尙庶幾焉吾黨寶而埃之可也先生諱亦之字學可姓林氏吾邑龍江人受道于艾軒自號網山山人月魚氏生高宗丙辰終孝宗乙巳請而祠于縣庠也今上辛卯後先生之生百有三年承學從事郎新平海軍節度推官林希逸謹序

希逸甲申客壽陽嘗集艾軒月魚二先生之詩序而名之曰吾宗詩法今有十五年躔甫以是集來求余文俾書其



首故帙偶遺進憶不復得乎先生之文重有所感因更叙  
數語云爾若其格制精嚴趣味幽遠具吾宗正法眼者當  
自知之不待余言也既書遂以歸之橫塘劉氏

止齋先生文集五十二卷附錄一卷

明正德刊本

宋陳傅良撰

先生稟抱天穎研盡學力據六經與會執九經百家之轡  
俾環嚮以趨于一披別文義躡藉衆糾究明帝王經世宏  
模而放于秦漢以下治亂興衰之故獨揭源要不牽多岐  
由是彰往考來默察當世不平之機深抱大業至於化裁  
推行不動聲色使人回心而嚮道者其綱領條目靡不該  
具蓋嘗忘寢廢食審玩孰復庶幾對越天地百世以俟後  
聖而不惑也雖言論未孚幾進輒沮而志念回皇與物委

蛇左推右挽旁接廣誘其任重道遠終老未嘗一日敢忘  
於斯焉嗚呼盛矣鄒魯之統緒河洛之承續千載以來不  
知其能幾見也執經戶外方屢闕集片言落筆傳誦震響  
場屋相師而紹興之文丕變則肇於隆興之癸未屏居梅  
潭危坐覃思超詣絕軼學成道尊則遂於乾道之丁亥博  
交遍驗洞礙融室對策初第懇藎獨到則盛於乾道之壬  
辰官太學倅閩府詆劾却掃勤十寒暑紬繹文獻宏綱具  
舉則備於淳熙之丁未起守桂監持節湖南疏滌拊摩民  
信有古百年之思鬱乎湘山則驗於紹興之庚戌召對光  
宗驟遇獎用侍立代言贊翊儲邸次第蘊畫庶將發揮則  
著於紹熙之癸丑宛轉極諫徬徨乞身龍飛急召十旬乃  
罷爰抒舊志著于訓傳疾疢漸臻梁木竟殞則終於嘉泰



之癸亥叔遠夙蒙挈策俾窺津涯蒿幹鷄羽惕負大賜適  
當新義川張羣文蝟興疇昔愬析而致孤條之靡鬱砥途  
之失榛予是用敬輯遺稿寄諸琬炎儻開後哲庶弗淪墜  
矧韋布眩墓影響編傳或混幼作或雜真贗詭題叢帙誕  
彌遐取輪耀掩污理合釐別故今哀次斷自梅潭丁亥之  
後凡爲歌辭古律詩內外制奏狀劄子表啓書簡序記雜  
著祭文墓志行狀總五十一卷卽先生燕坐之齋以爲集  
名若成書則有讀書譜二卷春秋後傳十二卷左氏章指  
三十卷周禮進說三卷進讀藝祖皇帝實錄一卷未脫稿  
則有詩訓義周漢以來兵制皇朝大事記皇朝百官公卿  
拜罷譜皇朝財賦兵防秩官志藁別自爲編附識其目庸  
總滄亂先生名傳良字君舉世系歷官具見于神道碑墓

志銘行狀云嘉定戊辰門人承直郎太學博士曹叔遠謹  
序

先生春秋後傳諸書今參知政事樓公旣屬永嘉守施公  
棊刊寘郡齋矣惟文集舊未成編蓋俗所傳如城南集之  
類皆幼作先生每悔焉故叔遠所詮次斷自梅潭丁亥以  
後抑先生意云爾而哀搜衆錄參別唯久至嘉定戊辰始  
就緒又不揆輒陳述先生問學獨出之旨人所未及知者  
僭爲序文冠諸篇端樓公復以屬郡守楊公簡續刊之楊  
謝不能郡博士徐公鳳慨然曰是吾志也吾起慕敬于茲  
久乃與前吏部侍郎蔡公幼學更加訂定卽廩士美縉萬  
亟成之於是後學咸得觀先生全文而樓公美意始無憾  
焉徐公之賜厚矣徐公建安人弱冠登進士第以親老不



調者十餘年初官永嘉搢紳逢掖稱賢無異詞而又汲汲然懼儒先遺文之泊其傳而無以私淑諸人也是真可爲人師矣嘉定癸酉三月門人承直郎新荆湖北路轉運司幹辦公事曹叔遠謹再識于集左

林長繁刊板序 正德改元

梅溪先生文集五十四卷 明正統刊本

**宋王十朋撰** 凡廷試策并奏議五卷詩文前集二十卷

後集二十九卷合五十四卷

朱子序

十朋子聞禮奏議跋

周炎跋 天順六年

黃淮序 正統五年

何文淵後序 正統庚申

攻媿先生文集一百二十卷 舊抄本

**宋** 四明樓鑰大防撰

東塘集二十卷 文瀾閣傳抄本

宋袁說友撰

野處類稿二卷 舊抄本

宋鄱陽洪邁景廬撰

余自束髮卽喜學詩然隨作隨棄初不留意也甲戌之春家居臥病因復作詩若干首以自當去聲緩憂之一物昔人所謂內壹鬱外揚爲聲音者是也遂取曩時所存而未弃者錄爲野處類藁二卷鄱陽容齋洪邁自序

盤洲集八十卷 影宋抄本 惠紅豆藏書



宋洪范撰

後附行狀及拾遺

應齋雜著六卷

文瀾閣傳抄本

宋趙善括撰

楊萬里序曰淳熙季年海內英傑森布表著文儒玉映武  
衛電耀廷集孔鸞陸列牙爪雖師師瑞虞濟濟華周無所  
與遜孝宗皇帝一日御正拱殿顧見廷臣天顏怡愉因問  
左右宗子在廷者爲誰凡若干人皆謹對曰無之帝蹙然  
喟曰克明俊德首乎九族周封八百同姓孔庶今吾聖神  
子孫枝葉踈俊人無寡獨無一武誕冥文右是謂靈囿無  
麟太液無鵠也可乎卽詔近臣各舉屬籍之良者二人居  
亡幾何舒戴奮堪間乎政駿茹枝振鷺大者台斗小猶郎  
吏而應齋居士趙無咎是時方高卧南州狎東湖之鷗弄

西山之雲遠追徐孺進訪山谷賦詩把酒于一世相忘訖  
不求諸公之舉而諸公亦無求無咎或曰其亦無咎之才  
之未卓歟曰无咎才固先人文亦不後人也然則諸公不  
求而荐之何也曰才者憎之媒也文者忌之胎也漢之董  
賈唐之李杜非不才无文之坐也才與文之坐也四子且  
然無咎可以無憾矣予自乾道辛卯在朝列時无咎爲蘇  
州別駕已聞其名後十八年予再補外過豫章始識之至  
其家見門巷蕭然槐柳蔚然知爲幽人高士之廬也而其  
人老矣无咎旣沒其子汝譽采爲太和宰訪予于南溪之  
上出无咎詩文一篇目曰應齋雜著求予序之其文大抵  
平淡夷易不爲追琢不立崖險要歸于適用而非窵非浮  
也至其詩皆感物而發觸興而作使古今百家萬象景物



皆不能役于我嗚呼生无遇也沒而詩文可傳未爲無遇也无咎可以無憾矣

良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三十五卷

抄本

**宋薛季宣撰**

乾道以來六十年間學士大夫皆知宗薛常州經制之學而其遺文世獨以未見爲恨蓋程祖常州得歲四十所爲文雖富而猶有未脫藁者先程建安簿云早世其孤又幼篋中書因秘不復啓頃華文曹太博持節東川嘗取奏劄及簡牘等刊于蜀矣而亦憾不得其全書且在外府丞出守臨汝至旣數月事稍閒因令師石第從其家發篋中書詮次得三十有五卷而錄諸梓此獨篋中所存者耳遺軼尙多焉夫學之爲道循本至末由粗入精必正心誠意而

後可以治國平天下雖灑掃應對而道存焉未嘗可離爲二也儒者不作眩高者驚於空无故言道而不及物循實者囿於名數故言物而不及道二者岐分則學不足以應世用而反爲儒者累嗟夫古今常有之理孔孟非有二說顧在人宏而用之何如耳程祖常州好學夙成高明縝密於書無不讀必略短而取長於事無不明必通今而據古每以口耳之習爲學者之戒凡有得於殘篇斷簡必參驗訂審不至於理融不已也其立朝大節難進易退孜孜然惟以進賢去不肖爲務奉使淮堧首正姦欺亡罪而以忠寔報上出守茗書抗論經總制錢非法不忍重爲民困卒以不合而歸則死蓋程祖之學有根有葉有源有流本末精粗內外如一不變今不泥古措之事業無非實學實理



也其古所謂儒者歟觀先生之文可以槩見矣寶慶二年八月日姪孫朝請大夫知撫州軍州兼管內勸農營田事  
□□書于仁壽堂

誠齋集一百二十二卷

舊抄本

朱竹垞藏書

**宋**廬陵楊萬里廷秀撰

天以誠而覆地以誠而載日月以誠而久照江河以誠而晝夜混混不息誠之一字非聖人疇克盡此文節楊公以誠名齋要亦自明而誠苟有爲皆若是也人皆知先生之孤標勁節可以薄秋霜可以沮金石而始終不撓不知始終之所以不撓先生之誠也人皆知先生之文如蕤爾絲瓘燦奪目取而不竭不知文以氣爲主充浩然之氣見諸文而老益壯者先生之誠也負天下之望如誠齋真所

謂一代不數人而復有東山爲之子是父是子前後一轍非家學以誠能如是乎東山先生曩帥廣東煒叔貳令南海辱置門牆益深敬慕乃今假手道德之鄉誠齋文集獨缺未傳尊先生之道義以倡儒學表先生之志節以激士習發先生之詞藻以振文氣冒茲承乏政孰先此東山首從所請且獲手爲定正以卷計一百二十有二以字計八十萬七千一百有八錄木於端平初元六月一日畢工于次年乙未六月之旣望煒叔屢被朝旨搜討遺書遂獲羣書之未備者悉上送官藏之書府云端平二年口月日劉

煒叔序

頤菴居士集二卷

舊抄本

**宋**四明劉應時良佐撰

卷下西郊三首知不足齋叢書



刊本缺一首

陸游序 慶元六年

楊萬里序 嘉泰元祀

水心先生別集十六卷 抄本 從子謙姪藏舊抄本影寫

**宋葉道撰**

適有水心文集二十八卷拾遺一卷別集十

六卷俱著錄直齋書錄解題此卽別集十六卷也陳振孫曰別集前九卷爲制科進卷後六卷號外稿皆論時事末卷號後總專論買田贍兵均與此合其爲原本無疑明正統中處州推官黎諒重編適集二十九卷今世行本是也其自識曰嘗求全書竟不可得又曰訪求遺本無有存者則原集之佚久矣更四百年原本復出豈書之顯晦有時耶抑適之精靈實有以呵護之也

後樂集二十卷

文淵閣傳抄本

宋衛涇撰

先公參政文字七十卷皆樵執簡膝下隨日錄彙襲藏者也先公平昔著述尙多而樵自入仕居侍旁之日少於是稿錄之備諸弟之留侍者有焉孤苦餘生悉未編集樵茲來守永偶公暇因以所藏者纂錄校讎又命館賓嘉興貢士常南仲相與覆校敬錄諸本而以櫟齊叔父湜所編年譜冠諸帙首伊欲罄先公之遺文具載備錄以至行述謚議史傳隧碑并俟他日續錄木云紹興壬辰冬旦嗣子樵謹書

梅山續稿十七卷 抄本

**宋括蒼姜特立撰**



龍洲道人詩集十四卷附錄一卷

舊抄本

宋西昌劉過改之

撰

古人以詩名家者衆矣予兄改之晚出每有作輒伸天紙以爲橐筆法道縱隨爲好事者所拾故無鈔集詩章散漫人間無從會粹解嘗游江浙涉淮甸得詩詞表啟序于所交游中纔成帙多爲同儕取去歲月久無應酬幾不能給或以是而獲謗吁上而李杜韓柳近而歐蘇陳黃大篇巨帙爛如星日絢如綺組膏澤流于無窮于此何足秘哉用是鋟木以廣其傳每得名賢序跋詩文亦多嘗陸續以刻少有舛闕不敢輕易竄易或收善本能一賜參對至願時端平紀元六月望日劉澥謹題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五十一卷

八世祖明建寧守端巖公

刊本

宋真德秀撰

自孟子沒聖人之學不傳更千四百餘年以至于宋得濂溪周子河南二程子出然後不傳之緒始續程子沒又更百餘年而考亭朱子出然後聖人之學益以大明當其時傳其學者多矣至於聞而知之者則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是已先生爲朱子同郡而生差晚弗獲及門受業獨嘗私淑而有得焉自以爲受朱子罔極之恩蓋先生之學朱子之學也先是權相立僞學之名以錮善類先生獨慨然以斯文爲己任講習服行上以告其君下與學者語未嘗不誦言朱氏其言曰學者讀文公之書未能究竟底蘊已先疑其說之未盡故常勸朋友間且將文公四書涵泳既深



達其旨矣然後以次及於太極西銘解近思錄諸書如此數年則於義理之精微不患其無所見矣又必合知行爲一致講貫乎此則必踐履乎此而不墮於空談無實之病庶乎其可耳於乎先生之言如此故曰先生之學朱子之學也先生探道專一資深守固其平生所著若讀書記心政經之類皆行于時獨其他彙次文集分爲五十一卷者世罕得見予同年建寧太守常熟張君公瑞近訪得之地官郎楊君乾叔所因作而嘆曰書坊羣籍遍天下有如西山又郡人使我爲郡而是集忽諸豈非缺典遂圖梓行且思所以校而叙之者適鞏被放南歸過焉則亟以見委曰子不得辭也明年公瑞考績北上而予友太倉姜君夢賓謫貳是郡其僚節推季君明德間以爲言夢賓則又以書

來督鞏念前哲漸遠緒言日微世之學者方疑朱子之說爲未盡顧如先生之言足以左右考亭發明正學者又不盡傳於世私切慨焉今幸斯集一出庶或有因先生之言以求朱子之學而得數百載寥寥之遺緒者則諸君是舉爲有功矣遂爲序正而歸之正德庚辰冬十二月望日後學莆陽後峯黃鞏謹序

文麟幼讀西山真文忠公大學衍義私竊議公爲何如人乃所著述盡皆經綸參贊之術心實偉之正德丁丑獲守公鄉郡意公平生精神心術之所運用見諸篇章者宜不出此因求公遺集至正德己卯始獲於地官郎楊君乾叔所托同年黃君伯固校正將欲梓行未幾入覲淹旅邸者及載抱病南歸遂有乞休之志上疏終養卒不得命復來



視郡則伯固所校公集至矣遂登梓於平文麟守公鄉郡  
求之三載而得公集去公郡復守公郡又三載而公集始  
行公之制作乃與區區爲始終耶公仕於宣理宗時抱經  
綸參贊之術爲時所忌至目公爲真小人擯斥於外者久  
之獲召歸乃舉平日所述大學之義可以經綸天下參贊  
化育者以告其君端平乙未三月始獲參知政事時公已  
衰遂上表乞祠不得已授提舉萬壽宮逾旬而卒稽公在  
朝之日少而淹留外郡之日多使公經綸參贊之術終無  
以盡於用是固氣運之使然歟故識者謂觀公之用舍知  
宋室之興亡而宋之君相有公而不能知知公而不能  
用公而不及早固不可全委之運數也方今聖明御極切  
於更化善治公集出將有聞公之風而興起講明大學之

義理恢宏大學之事業以善吾君之政治而成經綸參贊  
之功者乎使有如公者出而復如用公之不盡則非區區  
之所敢望也刻成書附末簡嘉靖元年六月望日後學常  
熟張文麟謹書

宋杜清獻公集十九卷別錄一卷

抄本

宋中書右丞相兼樞密院使贈少傅諡清獻黃巖杜範著

黃綰重刊序

嘉靖二十六年

符駮跋

嘉靖丁未

鶴林集四十卷

文瀾閣傳抄本

宋吳泳撰

方是閒居小稿二卷

舊抄本

宋劉學箕撰



有隱君子劉習之屏山先生的孫七者翁之暮子也飲酒賦詩自其家風年未五十忽移家築室於南山之下疏林別藪引泉植竹蒔魚種秫造亭立館其最宏敞者乃方是間堂也堂據池上芙蓉碧水桃霞梅雪具勝四時若壺天然日與佳客飲飲醉吟詩詩成更酌或至達旦明日復然若竹林避世者今十年矣遊季仙近得其新舊藁一編歸以相示予歎其筆力豪放詩摩香山之壘詞拍稼軒之肩至若松江哨遍直欲與蘇仙爭衡真奇作也使屏山先生七者翁二君子不沒見其若子若孫如此豈不欣慳不惟季仙溟滓弟之雖老漢亦須放之出一頭地但近世詩人零落殆盡無可考訂前輩唯一章泉老人近在玉山予欲爲之拈出以求印證季仙學詩於習之者當毋吝一往嘉

定十年立冬日溪翁劉淮序

自溪翁還閩游季仙足跡不復到吾廬今日忽犯寒來問其來之故則袖有所銜出之乃吾契家劉習之詩與書邊發緘觀之令人應接不暇自卯至申大略已盡大抵古今詩文一事耳若次而言之則所取或多極而言則然者蓋寡習之詩佳處固多矣如與二猶子送生荔枝詩驪山往事不古鑿良嶽馴到胡雛狂如夏雨嘆舊會旣收新會降至遂令百姓愈惶惑之類殊有風人之體如追和林子仁絕句不類和者如武夷山長句欲刪十年不到武夷山幾與神仙絕往還我見溪山渾似舊溪山見我鬢毛斑自是一好絕句昌蒲記不惟贊詩俱佳而記三十四盆斛亦有一筆力所寄兩集旣經平子矣而習之因溪翁之言必欲使



季仙問我我見如此季仙口雖諾矣未知其心以爲如何  
又未知習之以爲如何又未知溪翁以爲如何溪翁劉氏  
字叔通習之名學箕季仙名郴嘉定丁丑十月二十九日  
東里趙蕃昌父書

喬木故家何地不有聲名解愈久彌著口以文獻未墜也  
維忠顯劉公節詞凜然少傅甬山先生大勲粹學前後照  
映我外祖忠肅公又爲近世名樞輔諸舅角立頡頏縉紳  
之林可謂盛矣方是間居士乃獨隱約遊戲翰墨間所以  
振起芳烈者蓋在此而不在彼必愿試邑道德之鄉負念  
一掃居士之門忽不鄙賜書且教以小藁二集風啓展玩  
洞心駭目左酬右接竟日不暇讀卒生荔枝詩云書生不  
負鑒國手賦成何日奏明光和辛稼軒金縷詞云國恥家

讎何年報中夜聞鷄狂起舞固知居士之立志卽忠顯少  
傳忠肅之志而養浩堂分題則深悟乎持養志氣之不蚤  
又知居士之講學卽屏山先生之學也劉氏文獻其真不  
墜矣居士負挾所長施用未究是豈終隱約者耶必愿嘆  
嘉不足期望實勤若夫律語之工詞藻之富見於林止之  
勝賞寓於湖海之高興則有東里溪翁二雋老品題可以  
證信非必愿晚陋所敢贅贊也嘉定戊寅上元日甥開封  
趙必愿再拜敬書

游季僊來山中相訪索余詩文不寘口辭拒不能爲檢尋  
舊昌和揭出一百首新作七十一首雜著二十七首詞四  
十一首集成兩編以酌其雅志余語塵俗不足道季僊先  
世文學彰彰在人口而季僊伯仲詞翰又皆稱於朋儕今



棄彼取此豈厭膏梁而思藜糗忘黃鐘而取瓦缶者乎自書其後而歸之嘉定丁丑重陽後十日種春子劉學箕習之父書于方是間堂

右方是閒居士小藁二集乃從高祖種春公之所述也舊已鏤板因燬于兵遂失其本近偶得於邑士家捧誦欣喜如獲重寶蓋居士厭珪組之榮樂林壑之勝得以從容於文墨間信能振家學而行遺芳者也今幸其詩文猶存其可泯而無傳乎遂復授諸梓非敢必其行世庶幾族之子弟得以諷詠想像有所感發而興起則世業不墜書脈復續是所望也幸相與勉之時至正二十二年歲在辛丑暮春初吉從元孫張百拜敬書

翠微先生南征錄十一卷

舊抄本

汲古閣藏書

宋岳岳撰

板心有汲古閣三字

翠微先生北征錄十二卷

舊抄本

宋岳岳撰

皆兵家言

顧氏手跋曰翠微先生華岳字子西在宋史忠義十其南征錄北征錄皆不著於藝文志南征錄詩居十九卽其別集此北征錄皆兵家言近盧氏召弓志補亦著於別集從類列也唯云十一卷者依此是十二卷蓋俗本誤併其一卷耳世鮮傳者得觀於讀未見書齋楮墨間古香噴溢三數百年物也令人於肅然起敬中仍愛玩不忍釋手云嘉慶庚申顧廣圻記

冷然齋集八卷附補遺附錄

文瀾閣傳抄本

宋蘇洵撰



友林乙藁一卷 舊抄本

**宋四明史彌寧撰** 前有序自稱其名曰域厲氏樊榭云  
集有鄭中卿惠蝓蚌詩文獻通考鄭域字中卿當即其人  
也

歲在乾道之癸巳太師文惠魏王先生帥閩域以庠序諸  
生蒙眄矚寵甚侍立函丈飽聆博約詩埒黃陳詞轍晁晏  
片文單字膾炙士林域時年二十有二於甲午僭賡燈夕  
所和寶鼎現詞以獻最沐稱賞先生今在天為修文郎久  
矣泫泫然人間無復聲容不自意後四十年墮影湘南乃  
得親炙春坊領閣公之幕不摘文琢句追古作者惟其有  
之是以似之郁然伯父風烈典刑固存凡兩霜侍席掇拾  
友林詩藁得百七十首明作莫傳士爭借錄腕為之脫藁

竊命工錢之

鐵菴方公文集三十六卷 舊抄本

宋方大琮撰

後村先生大全集一百九十六卷 抄本 從天一閣舊抄本影  
寫

寫

宋劉克莊撰

克莊有前後續新四集二百卷 見墓誌銘 此蓋

其合編之本也案隱居通議曰後村卒其家盡蒼萃其平  
生所著別刊少本為大全集則是書即出後村之家宋時  
曾有刊版天一閣本蓋從之傳錄者凡詩文詩話內外制  
長短句合一百九十三卷其一百九十四至一百九十六  
則行狀 洪天錫撰 墓誌銘 林希逸撰 諡議 同 各一卷也諸家書目止  
有林秀發編五十卷本此本則絕無著錄者惟文淵閣書



自有劉後村詩二部俱五十冊殘闕卷帙繁重或卽是書

盧氏抱經文昭林本後村集跋云後村集有百九十六卷

求之數年卒不見又云石門吳氏後村詩鈔亦無出此集外者豈其全者非獨予不及見卽前輩亦未之見耶則是書之罕覲久矣非書城之鉅觀藝林之鴻寶哉

續稿五十卷起淳祐己酉至寶祐戊午十月間之所作也余少喜章句旣仕此事都廢數佐人幕府歷守宰庾漕亦兩陳臬事每念歐公婺陵閱舊牘之言於聽訟折獄之際必字字對越乃敢下筆未嘗以私喜怒參其間所決滯訟疑獄多矣性懶收拾存者惟建溪十餘冊江東三大冊然縣案不過民間雞蟲得失今摘取臬司書判稍緊切者爲二卷附於續彙之後昔曾南豐元豐類彙五十卷續彙四

十卷末後數卷如越州開湖頃畝丁夫齊州糴米斗斛戶口福建調兵尺籍員數條分件列如甲乙帳微而使院行遣呈覆之類皆著於編豈非儒學吏事麤言細語同一機杼有不可得而廢歟姑存之以示子孫開慶改元上己日克莊題

藝齋文編四卷抄本

宋趙孟堅撰

玉楮詩彙八卷舊抄本

宋相臺岳珂肅之著

自序曰予自戊戌西遊沔鄂庚子東遊當塗歲凡三周裒彙詩彙得三百五十有八名以玉楮因爲之序昔宋人有刻玉爲楮三年而成一葉雜於楮葉中而莫之辨工蓋如



是其巧也或從而笑之曰天地之生物自質自形日月之照臨風雨之滋澤寒暑之代謝亦惟因其固有而遂其本然使必三年而成一葉則物之有葉者寡矣以人之僞象天之真蓋又如是其拙也今夫發於性情著於詠歌雕鏤腎腸摹寫月露旬鍛月鍊以求其大巧夫誰不然至於風行水上渙而成文雲出岫間了非有意澄江淨練風雨滿城尚網去華貴乎直遂茲巧也蓋寓乎至拙之中匪徒工之所能熒夫以宅山之攻昆吾之切追琢毫芒以取其象似故必待積月以致其力則其成也難遇物感形因時言志不責以浮靡惟取其自然故不待引日以全其天則其成也易彼三年而僅成一葉此三年而爲篇者幾四百其巧與拙將誰實辨之木以不材壽鴈以不鳴弃犧尊以青

黃喪大瓠以浮游取覽吾卷者其實我於巧拙之間乎嘉熙庚子閏月己丑晦序

此集旣成遣人謄錄寫法甚惡俗不可觀欲發興自爲手書但不能暇二月十日偶然無事遂以日書數紙至望日訪友過海寧携於舟中日亦書數紙迨歸而畢通計一百零七版肅之記

疊山集十六卷

明景泰刊本

宋謝枋得撰

劉儂序

景泰甲戌

黃溥後序

景泰癸酉

碧梧玩芳集二十四卷

文瀾閣傳抄本

宋馬廷鸞撰



蛟峯集八卷外集四卷

明天順刊本

宋方逢辰撰第八卷逢辰弟逢振撰

後附誥勅及酬贈

詩文爲外集四卷

錢溥序

天順七年

陵陽先生集二十四卷

舊抄本

宋牟獻獻之撰男應復編

文者言語之精華也因其道以有傳然古者文以道傳後世道以飾文古之人有是道然後託於文以達之道若斯文亦若斯故其言約以實是謂文以傳道易詩書春秋論孟是也後世不必皆以其道亦欲爲文以自見道若斯文不若斯故其言支以虛是謂道以飾文文士之文是也然則終不復古乎復古有道道弼乎中不得已而有言文斯

復古矣故周程張朱數君子者出而太極圖說西銘易傳序篇書不在中庸孟子下誰謂文不可復古乎亦在實之而已矣西漢之文道雖不醇大略言由事發猶近古也自餘隨其人品以爲重輕若諸葛孔明陶元亮杜子美陸敬輿韓退之歐陽永叔蘇子瞻曾子固數子者其忠義直諒磊磊落落有以自顯於世而其文亦可相爲不朽至如司馬相如楊雄柳宗元王安石之流其聲音步驟蓋亦無媿乎數子然予不知讀其言者視其人何如也由是觀之傳道之文與天地悠久其次與其重輕下此猶榮華飄風而畢一世之力而爲之者惑也故元初陵陽先生牟公嚙博學碩德爲時名卿天下之書無所不讀古今典禮無所不考其源出於伊洛其出處有元亮大節故其發於文章淵



深雅淡從容造理其法度之妙蓋有與歐曾並馳而其實則有道之者焉天下後世當有慕其人而愛其文誦其文而想見其人者矣端學自史院歸田於鄞公之次子浙東帥府都事應復景陽甫在鄞出公詩文若干卷將鈔諸梓屬端學序引自惟庸陋生晚於公無能爲役其敢贊一辭然一嘗登公之堂而識公之面亦嘗誦公之文於學者所傳且得交於景陽悉觀公之著述非幸與敢附一言以識子之幸若公之德業文章則不待贊也至順二年八月朔從仕郎前翰林國史院編修官程端學序

先父提刑性簡易嗜學問自蜀來書盡得盛時文獻之傳先光祿存齋翁清忠大節重一世公在侍傍贊助居多人謂存齋有子矣紹德嗣志敷歷踰二紀所至以廉靖仁厚

稱理宗訓辭有曰爾名臣之子漢人所稱家之珍寶國之英俊者也至元丙子卽杜門隱居凡三十六年年八十五以終公少年爲文操筆立就若不經意而有過人者子弟爲置稿輒笑裂去晚歲筆力愈勁南北學者皆師尊之達官鉅人鄉慕拜謁求文詞者相屬於門文益富於壯作而應復宦遊四方且留京師又不獲抄錄深懼泯軼無以承先緒近數年來得官吳會間始遂悉心哀輯僅若干卷十未及其一焉應復所知如靜軒閻平章先世墓銘雪樓程承旨藏書樓記雪樓記士瞻張左丞共山書院記三省堂記等作皆未得本姑集其已得者類成二十有四卷敢鈔諸梓俟有所得尙續刊之至順辛未八月朔旦男承事郎浙東道宣慰使司都元帥府都事應復百拜謹識



世傳牟獻之陵陽集抄寫失真沿襲譌誤久矣此本購自吳下書賈魚豕錯綜字跡草草近借友人藏本互相差謬可嘅也秋鐙涼夜老眼眊眊研硃讐對雖闕疑尙多較元本則雲收霧除朗然可誦後之覽者不可以紙麓字劣而忽之雍正戊申秋九月西圃老人識

勿軒先生文集八卷

淡生堂抄本

**宋熊禾撰**

卷首有山陰祁氏藏書之章澹生堂經籍記

板心有淡生堂抄本五字

吳高序

成化三年

禾六世孫斌跋

成化二年

潘本愚後序

成化三年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三十一終





